

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选（一）

宗定伯

南阳宗定伯，年少时，夜行逢鬼。问曰：“谁？”鬼曰：“鬼也。”鬼曰：“卿复谁？”定伯欺之，言：“我亦鬼也。”鬼问：“欲至何所？”答曰：“欲至宛市。”鬼言：“我亦欲至宛市。”共行数里。鬼言：“步行太亟，可共迭相担也。”定伯言：“大善。”鬼便先担定伯数里。鬼言：“卿太重，将非鬼也？”定伯言：“我新死，故重耳。”定伯因复担鬼，鬼略无重。如是再三。

定伯复言：“我新死，不知鬼悉何所畏忌？”鬼曰：“唯不喜人唾。”于是共道遇水，定伯因命鬼先渡；听之了无声。定伯自渡，漕漕作声。鬼复言：“何以作声？”定伯曰：“新死不习渡水耳。勿怪！”行欲至宛市，定伯便担鬼至头上，急持之。鬼大呼，声咋咋，索下。不复听之，径至宛市中。着地化为一羊，便卖之。恐其便化，乃唾之。得钱千五百，乃去。于时言：“定伯卖鬼，得钱千五百。”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吴王小女

吴王夫差小女，名曰紫玉，年十八，才貌俱美。童子韩重，年十九，有道术，玉悦之，私交信问。许为之妻。重学于齐鲁之间。临去，嘱其父母使求婚。王怒，不与女。玉结气死，葬阊门之外。三年，重归，诘其父母，父母曰：“王大怒，女结气死，已葬矣。”

重哭泣哀恸，具牲币，往吊于墓前。玉魂从墓出，见重流涕，谓曰：“昔尔行之后，令二亲从王相求，度必克从大愿，不图别后遭命，奈何。”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：

南山有乌，北山张罗，乌既高飞，罗将奈何！

意欲从君，谗言孔多，悲结生疾，没命黄垆。

命之不造，冤如之何！羽族之长，名为凤凰。

一日失雄，三年感伤，虽有众鸟，不为匹双。

故现鄙姿，逢君辉光，身远心近，何当暂忘！

歌毕，欷歔流涕，邀重还冢。重曰：“死生异路，惧有尤愆，不敢承命。”玉曰：“死生异路，吾亦知之，然今一别，永无后期，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？欲诚所奉，宁不相信？”重感其言，送之还冢。玉与之饮宴，留三日三夜，尽夫妇之礼。临出，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：“既毁其名，又绝其愿，复何言哉！时节自爱！若至吾家，致敬大王。”

重既出，遂诣王自说其事。王大怒曰：“吾女既死，而重造讹言，玷秽亡灵。此不过发冢取物，托以鬼神。趣收重！”重走脱，至玉墓所诉之。玉曰：“无忧！今归白王。”王妆梳，忽见玉，惊愕悲喜。问曰：“尔缘何生？”玉跪而言曰：“昔诸生韩重来求玉，大王不许。玉名毁义绝，自致身亡。重从远还，闻玉已死，故赍牲币诣冢吊唁。感其笃终，辄与相见，因以珠遗之，不为发冢，愿勿推治。”夫人闻之，出而抱之，玉如烟然。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韩凭夫妇

宋康王舍人韩凭，娶妻何氏，美。康王夺之。凭怨，王囚之，论为城旦。妻密遗凭书。纓其辞曰：“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，日出当心。”既而王得其书，以示左右，左右莫解其意。臣苏贺对曰：“其雨淫淫，言愁且思也；河大水深，不得往来也；日出当心，心有死志也。”俄而凭乃自杀。

其妻乃阴腐其衣。王与之登台，妻遂自投台；左右揽之。衣不中手而死。遗书于带曰：“王利其生，妾利其死，愿以尸骨，赐凭合葬！”

王怒，弗听。使里人埋之，冢相望也。王曰：“尔夫妇相爱不已，若能使冢合，则吾弗阻也。”宿昔之间，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，旬日而大盈抱。屈体相就，根交于下，枝错于上。又有鸳鸯，雌雄各一，恒栖树上，晨夕不去，交颈悲鸣，音声感人。宋人哀之，遂号其木曰“相思树”；相思之名，起于此也。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。

今睢阳有韩凭城。其歌谣至今犹存。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卢充

卢充者，范阳人。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。充年二十，先冬至一日，出宅西猎戏。见一獐，举弓而射，中之。獐倒，复起，充因逐之，不觉远。忽见道北一里许，高门瓦屋四周，有如府舍，不复见獐。门中一铃下唱客前。充问：“此何府也？”答曰：“少府府也。”充问：“我衣恶那得见少府？”即有一人提一新衣，曰：“府君以此遗郎。”充便着讫，进见少府，展名姓。酒炙数行，谓充曰：“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，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，故相迎耳。”便以书示充。充父亡时虽小，然已识父手迹。即歔歔无复辞免。即敕内卢郎已来，可令女郎妆严。且语充云：“君可就东廊。”及至黄昏，内白女郎妆严已毕。充既至东廊，女已下车，立席头，却共拜。时为三日，为三日毕。崔谓充曰：“君可归矣。女有娠相，若生男，当以相还，无相疑；生女，当留自养。”敕外严车送客。充便辞出。崔送至中门，执手涕零。出门见一犊车，驾青衣；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，故在门外。寻传教将一人提衣与充，相问曰：“姻援始尔，别甚怅恨。今复致衣一袭，被褥一副。”充上车，去如电逝，须臾至家，家人相见，悲喜推问。知崔是亡人，而人其墓，追以懊惋。

别后四年，三月三日，充临水戏，忽见水旁有二犊车，乍沉乍浮，既而近岸，同坐皆见。而充往开车后户，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。充见之欣然，欲捉其手。女举手指后车曰：“府君，见之。”即见少府。充往问讯，女抱儿还充，又与金碗，并赠诗曰：

煌煌灵芝质，光丽何猗猗！

华艳当时显，嘉异表神奇。

含英未及秀，中夏罹霜萎。

荣耀长幽灭，世路永无施。

不悟阴阳运，哲人忽来仪。

会浅离别速，皆由灵与祇。

何以赠余亲，金碗可颐儿。

恩爱从此别，断肠伤肝脾！

充取儿、碗及诗，忽然不见二车处。充将儿还，四座谓是鬼魅，金遥唾之，形如故。问儿“谁是汝父”，儿径就充怀。众初怪恶，传省其诗，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。

充后乘车入市卖碗，高举其价，不欲速售，冀有识者。忽有一老婢识此，还白大家曰：“市中见一人乘车，卖崔氏女郎棺中碗。”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。遗儿视之，果如其婢言。上车叙姓名，语充曰：“昔我姨嫁少府，生女，未出而亡，家亲痛之，赠一金碗，著棺中。可说得碗始末。”充以其事对，此儿亦为之悲咽，赍还白母。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。诸亲悉集。儿有崔氏之状，又复似充貌。儿、碗俱验。姨母曰：“我外甥三月末间产，父曰：‘春暖温也，愿休强也，即字温休’。”温休者，幽婚也，其兆先彰矣。儿遂成令器，历郡守二千石，子孙冠盖相承至今。其后植字子干，有名天下。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苏娥诉冤

汉九江何敞，为交州刺史，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，暮宿鹄奔亭。夜犹未半，有一女从楼下出，呼曰：“妾姓苏，名娥，字始珠，本居广信县，修里人。早失父母，又无兄弟，嫁与同县施氏。薄命夫死，有杂缯帛百二十匹，及婢一人，名致富。妾孤穷羸弱，不能自振，欲之旁县卖缯。从同县男子王伯，赁牛车一乘，值钱万二千，载妾并缯，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，到此亭外。于时日已向暮，行人断绝，不敢复进，因即留止。致富暴得腹痛，妾之亭长舍，乞浆取火。亭长龚寿，操戈持戟，来至车旁，问妾曰：“夫人从何而来？车上所载何物？丈夫安在？何故独行？”妾应曰：“何劳问之。”寿因持妾臂曰：“少年爱有色，冀可乐也。”妾惧怖不从。寿即持刀刺胁下，一创立死。又刺致富，亦死。寿掘楼下，合埋，妾在下，婢在上，取财物去。杀牛烧车，车釭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。妾既冤死，痛感皇天，无所告诉，故来自归于明使君。”敞曰：“今欲发出汝尸，以何为验？”女曰：“妾上下著白衣，青丝履，犹未朽也。愿访乡里，以骸骨归死夫。”掘之果然。敞乃驰还，遣吏捕捉，拷问具服。下广信县验问，与娥语合。寿父母兄弟，悉捕系狱。敞表寿：“常律杀人，不至族诛。然寿为恶首，隐密数年，王法自所不免。令鬼神诉者，千载无一。请皆斩之，以明鬼神，以助阴诛。”上报听之。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李寄斩蛇

东越闽中有庸岭，高数十里。其西北隙中，有大蛇，长七八丈，大十余围。土俗常惧。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，多有死者。祭以牛羊，故不得祸。或与人梦，或下谕巫祝，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。都尉、令、长，并共患之。然气厉不息。共请求人家生婢子，兼有罪家女养之。至八月朝祭，送蛇穴口，蛇出，吞噬之。累年如此，已用九女。

尔时预复募索，未得其女。将乐县李诞，家有六女，无男。其小女名寄，应募欲行。父母不听。寄曰：“父母无相，惟生六女，无有一男，虽有如无。女无缙綦济父母之功，既不能供养，徒费衣食，生无所益，不如早死。卖寄之身，可得少钱，以供父母，岂不善耶？”父母慈怜，终不听去，寄自潜行，不可禁止。

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。至八月朝，便诣庙中坐，怀剑将犬。先将数石米糒，用蜜灌之，以置穴口。蛇便出，头大如囷，目如二尺镜，闻糒香气，先啖食之。寄便放犬，犬就啖咋；寄从后斫得数创。创痛急，蛇因踊出，至庭而死。寄入视穴，得九女髑髅，悉举出，咤言曰：“汝曹怯弱，为蛇所食，甚可哀愍！”于是寄女缓步而归。

越王闻之，聘寄女为后，拜其父为将乐令，母及姊皆有赏赐。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。其歌谣至今存焉。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三王墓

楚干将、莫邪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欲杀之。剑有雌雄。其妻重身当产。夫语妻曰：“吾为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往必杀我。汝若生子是男，大，告之曰：‘出门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。王大怒，使相之。剑有二，一雄一雌，雌来雄不来。王怒，即杀之。

莫邪子名赤比，后壮，乃问其母曰：“吾父所在？”母曰：“汝父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杀之。去时嘱我语汝：‘出户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于是子出户南望，不见有山，但睹堂前松柱下，石低之上。即以斧破其背，得剑，日夜思欲报楚王。

王梦见一儿，眉间广尺，言欲报仇。王即购之千金。儿闻之亡去，入山行歌。客有逢者，谓：“子年少，何哭之甚悲耶？”曰：“吾干将、莫邪子也，楚王杀吾父，吾欲报之。”客曰：“闻王购子头千金，将子头与剑来，为子报之。”儿曰：“幸甚！”即自刎，两手捧头及剑奉之。立僵。客曰：“不负子也。”于是尸乃仆。

客持头往见楚王，王大喜。客曰：“此乃勇士头也，当于汤镬煮之。”王如其言。煮头，三日三夕不烂。头蹕出汤中，瞋目大怒。客曰：“此儿头不烂，愿王自往临视之，是必烂也。”王即临之。客以剑拟王，王头随堕汤中，客亦自拟己头，头复堕汤中。三首俱烂，不可识别，乃分其汤肉葬之，故通名“三王墓”。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。

（《搜神记》）

白水素女

晋安帝时，侯官人谢端，少丧父母，无有亲属，为邻人所养。至年十七八，恭谨自守，不履非法。始出居，未有妻，邻人共悯念之，规为娶妇，未得。

端夜卧早起，躬耕力作，不舍昼夜。后于邑下得一大螺，如三升壶，以为异物，取以归，贮瓮中，畜之十数日。端每早至野，还，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，如有人为者；端谓邻人为之惠也。数日如此，便往谢邻人。邻人曰：“吾初不为是，何见谢也？”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。然数尔如此，后更实问。邻人笑曰：“卿已自娶妇，密著室中炊爨，而言我为之炊耶？”端默然心疑，不知其故。

后以鸡鸣出去，平旦潜归，于篱外窃窥其家中，见一少女从瓮中出，至灶下燃火。端便入门，径至瓮所视螺，但见女。乃到灶下，问之曰：“新妇从何处来，而相为炊？”女大惶惑，欲还瓮中，不能得去。答曰：“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。天帝哀卿少孤，恭慎自守，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。十年之中，使卿居富得妇，自然还去。而卿无故窃相窥掩，吾形已现，不能复留，当相委去。虽然，尔后自当少差，勤于田作，渔采治生。留此壳去，以贮米谷，常可不乏。”端请留，终不肯。时天忽风雨，翕然而去。

端为立神座，时节祭祀。居常饶足，不致大富耳。于是乡人以女妻之。后仕至令长云。今道中素女祠是也。

（《搜神后记》）

嵇中散

嵇中散神情高迈，任心游憩。尝行西南游，去洛数十里，有亭名华阳，投宿。夜了无人，独在亭中。此亭由来杀人，宿者多凶；中散心神萧散，了无惧意。至一更中操琴。先作诸弄，雅声逸奏。空中称善。

中散抚琴而呼之：“君是何人？”答云：“身是故人，幽没。于此数千年矣。闻君弹琴，音曲清和，昔所好，故来听耳。身不幸非理就终，形体残毁，不直接见君子；然爱君之琴，要当相见，君勿怪恶之。君可更作数曲。”中散复为抚琴，击节曰：“夜已久，何不来也？形骸之间，复何足计。”乃手挈其头曰：“闻君奏琴，不觉心开神悟，恍若暂生。”遂与共论音声之趣，辞甚清辩。

谓中散曰：“君试以琴见与。”于是中散以琴授之。既弹众曲，亦不出常；唯广陵散声调绝伦。中散才从受之，半夕悉得。先所受引殊不及。与中散誓，不得教人，又不得言其姓。天明，语中散：“相与虽一遇于今夕，可以还同千载；于此长夕，能不怅然！”

（《灵鬼志》）

刘阮入天台

汉明帝永平五年，剡县刘晨、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，迷不得返。经十三日，粮食乏尽，饥馁殆死。遥望山上，有一桃树，大有子实；而绝岩邃涧，永无登路。攀援藤葛，乃得至上。各啖数枚，而饥止体充。复下山，持杯取水，欲盥漱。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，甚鲜新，复一杯流出，有胡麻饭糝。相谓曰：“此必去人径不远。”便共没水，逆流二三里，得度山，出一大溪。

溪边有二女子，姿质妙绝，见二人持杯出，便笑曰：“刘阮二郎，捉向所失流杯来。”晨肇既不识之，缘二女便呼其姓，如似有旧，乃相见欣喜。问：“来何晚耶？”因邀还家。其家简瓦屋。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，皆施绛罗帐，帐角悬铃，金银交错。床头各有十侍婢。敕云：“刘阮二郎，经涉山岨，向虽得琼实，犹尚虚弊，可速作食。”食胡麻饭、山羊脯、牛肉，甚甘美。食毕，行酒。有一群女来，各持五三桃子，笑而言：“贺汝婿来。”酒酣作乐，刘阮欣怖交并。至暮，令各就一帐宿，女往就之，言声清婉，令人忘忧。

十日后，欲求还去，女云：“君已来是，宿福所牵，何复欲还耶？”遂停半年。气候草木是春时，百鸟啼鸣，更怀悲思，求归甚苦。女曰：“罪牵君，当可如何？”遂呼前来女子，有三四十人，集会奏乐，共送刘阮，指示还路。

既出，亲旧零落，邑屋改异，无复相识。问讯得七世孙，传闻上世入山，迷不得归。至晋太元八年，忽复去，不知何所。

（《幽明灵》）

卖粉儿

有人家甚富，止有一男，宠恣过常。游市，见一女子美丽，卖胡粉，爱之，无由自达，乃托买粉，日往市，得粉便去，初无所言。积渐久，女深疑之，明日复来，问曰：“君买此粉，将欲何施？”曰：“意相爱乐，不敢自达，然恒欲相见，故假此以观姿耳！”女怅然有感，遂相许以私，克以明旦。其夜，安寝堂屋，以俟女来，薄暮果到，男不胜其悦，把臂曰：“宿愿始伸于此！”欢踊遂死。女惶惧，不知所以，因循去，明还粉店。至食时，父母怪男不起，往视已死矣。当就殓敛，发篋笥中，见百余裹胡粉，大小一积。其母曰：“杀吾儿者，必此粉也。”入市遍买胡粉，次此女，比之，手迹如先，遂执问女曰：“何杀我儿？”女闻呜咽，具以实陈。父母不信，遂以诉官。女曰：“妾岂复吝死？乞一临尸尽哀！”县令许焉。径往抚之恸哭曰：“不幸致此，若死魂而灵，复何恨哉？”男豁然更生，具说情状，遂为夫妇，子孙繁茂。

（《幽明灵》）

新死鬼

有新死鬼，形疲瘦顿。忽见生时友人，死及二十年，肥健，相问讯，曰：“卿那尔？”曰：“吾饥饿殆不自任，卿知诸方便，故当以请见教。”友鬼云：“此甚易耳。但为人作怪，人必大怖，当与卿食。”

新鬼往人大墟东头，有一家奉佛精进，屋西厢有磨，鬼就捱此磨，如人推法。此家主语子弟曰：“佛怜我家贫，令鬼推磨。”乃犂麦与之。至夕，磨数斛，疲顿乃去。遂骂友鬼：“卿那诳我？”又曰：“但复去，自当得也。”

复从墟西头人一家，家奉道，门旁有碓，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。此人曰：“昨日鬼助某甲，今复来助吾，可犂谷与之。”又给婢簸筛。至夕，力疲甚。不与鬼食。鬼暮归，大怒曰：“我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，如何见欺？二日助人，不得一瓯饮食。”友鬼曰：“卿自不偶耳！此二家奉佛事道，情自难动。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，则无不得。”

鬼得去，得一家，门首有竹竿。从门入，见有一群女子，窗前共食。至庭中，有一白狗，便抱令空中行。其家见之大惊，言自来未有此怪。古云：“有客索食，可杀狗，并甘果酒饭，于庭中祀之，可得无他。”其家如师言，鬼果大得食。此后恒作怪，友鬼之教也。

（《幽明灵》）

周处

周处年少时，凶强侠气，为乡里所患，又义兴水中有蛟，山中有邴迹虎，并皆暴犯百姓，义兴人谓为“三横”，而处尤剧。或说处杀虎斩蛟，实冀三横唯余其一。处即刺杀虎。又入水击蛟，蛟或沉或没，行数十里，处与之俱，经三日三夜，——乡里皆谓已死，更相庆——竟杀蛟而出。闻里人相庆，始知为人情所患，有自改意。乃自吴寻二陆。平原不在，正见清河，具以情告，并云：“欲自修改，而年已蹉跎，终无所成。”清河曰：“古人贵朝闻夕死，况君前途尚可。且人患志之不立，何忧令名不彰耶！”处遂改励，终为忠臣孝子。

（《世说新语》）

徐铁臼

宋东海徐甲，前妻许多，生一男，名铁臼，而许氏亡。甲改娶陈氏。陈氏凶虐，志灭铁臼。陈氏产一男，生前咒之曰：“汝若不除铁臼，非吾子也。”因名之曰铁杵，欲以杵捣铁臼也。于是捶打铁臼，备诸苦毒，饥不给食，寒不加絮。甲性闇弱，又多不在舍。后妻恣意行其暴酷，铁臼竟以冻饿被杖而死。时年十六。

亡后旬余，鬼忽还家，登陈床曰：“我铁臼也，实无片罪，横见残害。我母诉怨于天，今得天曹符来取铁杵，当令铁杵疾病，与我遭苦时同。将去自有期日，我今停此待之。”声如生时，家人宾客不见其形，皆闻其语。于是桓在屋梁上住。

陈氏跪谢搏颊，为设祭奠。鬼云：“不须如此。饿我令死，岂是一餐所能酬谢！”陈夜中窃语道之。鬼厉声曰：“何敢道我？我当断汝屋栋。”便闻锯声，屑亦随落；拉然有响，如栋实崩。举家走出，柄烛照之，亦了无异。鬼又骂铁杵曰：“汝既杀我，安坐宅上，以为快也？当烧汝屋。”即见火燃，火焰大猛，内外狼狽，俄尔自灭，茅茨俨然，不见亏损。日日骂詈，时复歌云：

桃李花，严霜落奈何！桃李子，严霜落早已！

声甚伤切，似是自悼不得长成也。

于时铁杵六岁，鬼至便病，体痛腹大，上气妨食。鬼屡打之，打处青靛。月余而死，鬼便寂然无闻。

（《冤魂志》）

阳羨书生

东晋阳羨许彦，于绥安山行，遇一书生，年十七八，卧路侧，云脚痛，求寄鹅笼中。彦以为戏言。书生便入笼，笼亦不更广，书生亦不更小，宛然与双鹅并坐，鹅亦不惊。彦负笼而去，都不觉重。

前息树下，书生乃出笼，谓彦曰：“欲为君薄设。”彦曰：“甚善。”乃口中吐出一铜盘奩子，奩了中具诸饌肴，海陆珍羞方丈。其器皿皆铜物。气味芳美，世所罕见。酒数行，乃谓彦曰：“向将一妇人自随，今欲暂邀之。”彦曰：“甚善。”又于口中吐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丽绮，容貌绝伦。共坐宴。

俄而书生醉卧，此女谓彦曰：“虽与书生结妻，而实怀外心。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，书生既眠，暂唤之，愿君勿言。”彦曰：“甚善。”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。年可二十三四，亦颖悟可爱。仍与彦叙寒温。书生卧欲觉。女子口吐一锦行障。书生仍留女子共卧。

男子谓彦曰：“此女子虽有情，心亦不尽向，复窃将女人同行。今欲暂见之，愿君勿泄言。”彦曰：“善。”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，年二十许。共宴酌，戏调甚久，闻书生动声，男曰：“二人眠已觉。”因取所吐女人，还纳口中。

须臾，书生处女子乃出，谓彦曰：“书生欲起。”更吞向男子，独对彦坐。书生然后谓彦曰：“暂眠遂久，君独坐当悒悒耶？日又晚，便与君别。”还复吞此女子，诸铜器悉纳口中。留大铜盘，可广二尺余，与彦别曰：“无以藉君，与君相忆也。”

后太元中，彦为兰台令史，以盘饌侍中张散。散看其铭，题云，是汉水平三年所作也。

（《续齐谐记》）

周秦行纪

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，归宛叶间。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，将宿大安民舍。会暮，失道，不至。更十余里，行一道，甚易。夜月始出，忽闻有异香气，因趋进行，不知远近。见火明，意谓庄家。更前驱，至一大宅。门庭若富豪家。有黄衣阍人曰：“郎君何至？”余答曰：“僧孺，姓牛，应进士落第往家。本往大安民舍，误道来此。直乞宿，无他。”中有小髻青衣出，责黄衣曰：“门外谁何？”黄衣曰：“有客。”黄衣入告，少时，出曰：“请郎君入。”余问谁氏宅。黄衣曰：“第进，无须问。”入十余门，至大殿。殿蔽以珠帘，有朱衣紫衣人百数，立阶陛间。左右曰：“拜殿下。”帘中语曰：“妾汉文帝母薄太后。此是庙，郎不当来。何辱至？”余曰：“臣家宛下，将归，失道。恐死豺虎，敢托命乞宿。太后幸听受。”太后遣轴帘，避席曰：“妾故汉文君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相君臣，幸希简敬，便上殿来见。”太后着练衣，状貌瑰伟，不甚妆饰。劳余曰：“行役无苦乎？”召坐。食顷间，殿内庖厨声。太后曰：“今夜风月甚佳，偶有二女伴相寻。况又遇嘉宾，不可不成一会。”呼左右“屈两个娘子出见秀才”。良久，有女二人从中至，从者数百。前立者一人，狭腰长面，多发不妆，衣青衣，仅可二十余。太后曰：“此高祖戚夫人。”余下拜，夫人亦拜。更有一人，园题柔脸稳身，貌舒态逸，光采射远近，时时好髻，多服花绣，年低薄后。后顾指曰：“此元帝王嬙。”余拜如戚夫人，王嬙复拜。各就坐。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：“迎杨家潘家来。”久之，空中见五色云下，闻笑语声寝近。太后曰：“杨潘至矣。”忽车音马迹相杂，罗绮焕耀，旁视不给。有二女子从云中下，余起立于侧，见前一人纤腰身修，容，甚闲暇，衣黄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以来。太后顾指曰：“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”予即伏谒，肃拜如臣礼。太真曰：“妾得罪先帝。（先帝谓肃宗也）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。设此礼，岂不虚乎？不敢受。”却答拜。更一人厚肌敏视，身小，材质洁白，齿极卑，被宽埔衣。太后顾而指曰：“此齐潘淑妃。”余拜如王昭君，妃复拜。既而太后命进饌。少时，饌至，芳洁万端，皆不得名字。粗欲之腹，不能足食。已，更具酒。其器尽宝玉。太后语太真曰：“何久不来相看？”太真谨容对曰：“三郎（天宝中，宫人呼玄宗多曰三郎）数幸华清官，扈从不暇至。”太后又谓潘妃曰：“子亦不来，何也。”潘妃匿笑不禁，不成对。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：“潘妃向玉奴（太真名也）说，懊恼车昏侯疏狂，终日出猪，故不得时谒耳。”太后问余：“今天子为谁？”余对曰：“今皇帝名适，代宗皇帝长子。”太真笑曰：“沈婆儿作天子也，大奇！”太后曰：“何如主？”余对曰：“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”太后曰：“然无嫌，但言之。”余曰：“民间传英明圣武。”太后首肯三四。太后命进酒加乐，乐妓皆年少女子。酒环行数周，乐亦随辍。太后请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约指以玉环，光照于手（南京杂记云：高祖与夫人百炼金环，照见指骨也）。引琴而鼓，声甚怨。太后曰：“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，诸娘子又偶相访，今无以尽平生欢。牛秀才固才士。盍各赋诗言志，不亦善乎？”遂各授与笺笔，逡巡诗成。太后诗曰：“月寝花宫得奉君，至今犹愧管夫人。汉家旧日笙歌地，烟草几经秋又春。”王嬙诗曰：“雪裹穹庐不见春，汉衣虽旧泪长新。如今犹恨毛延寿，受把丹青错画人。”戚夫人诗曰：“自别汉宫休楚舞，不能妆粉恨君王。无金岂得迎商叟，吕氏何曾畏木疆。”太真诗曰：“金钗堕地别君王，红泪流珠满御床。云雨马嵬

分散后，骊宫无复听霓裳。”潘妃诗曰：“秋月春风几度归，江山犹是邺宫非。东昏旧作莲花地，空想曾拖金缕衣。”再三趣余作诗。余不得辞，遂应教作诗曰：“香风引到大罗天，月地云阶拜洞仙。共道人间惆怅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”别有善笛女子，短鬟，衫吴带，貌甚美，多媚，潘妃偕来。太后以接坐居之，时今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顾而谓曰：“识此否？石家绿珠也。潘妃养作妹，故潘妃与俱来。”太后因曰：“绿珠岂能无诗乎？”绿珠拜谢，作诗曰：“此地原非昔日人，笛声空怨赵王伦。红残绿碎花枝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”诗毕，酒既至。太后曰：“牛秀才远来，今夕谁人与伴？”戚夫人先起辞曰：“如意儿长成，固不可。且不宜如此。况实为非乎？”潘妃辞曰：“东昏以玉儿（妃名）身死国除，玉儿不似负他。”绿珠辞曰：“石卫尉性严忌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乱。”太后曰：“太真今朝先帝贵妃，不可言其他。”乃顾谓王嬙曰：“昭君始嫁呼韩单于，复为株累若鞮单于妇，固自用。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？昭君幸无辞。”昭君不对，低眉羞恨。俄各归休。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会将旦，侍人告起得也。昭君泣以持别。忽闻外有太后命，余遂出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远。便别矣。幸无忘向来欢。”更索酒。酒再行，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，竟辞去。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，抵西道，旋失使人所在，时始明矣。余就大安里，问其里人。里人云：“去此十余里有薄后庙。”余却四望庙宇，荒毁不可入。非向者所见矣。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，竟不知其如何。

（《玄怪录》）

裴少尹

唐贞元中，江陵少尹裴君者，亡其名。有子十余岁，聪敏有文学，风貌明秀，裴君深念之。后被病，旬日益甚。医药无及，裴君方求道术士，用呵禁之，冀瘳其苦。

有叩门者，自称高氏子，以符术为业，裴即延入，令视其子。生曰：“此子非他疾，乃妖狐所为耳，然某有术能愈之。”即谢而祈焉。生遂以符术考召。近食顷，其子忽起曰：“某病今愈。”裴君大喜，谓高生为真术士，具食饮，已而厚赠缙帛谢遣之。生曰：“自此当日日来候耳。”遂去。其子他疾虽愈，而神魂不足，往往狂语，或笑哭不可禁。高生每至，裴君即以此祈之。生曰：“此子精魂已为妖魅所击，今尚未还耳。不旬日，当间，幸无以忧。”裴信之。

居数日，又有王生者，自言有神答，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。来谒裴与语，谓裴曰：“闻君爱子被病，且未瘳，愿得一见矣。”裴即使见其子。生大惊曰：“此郎君病狐也，不速治，当加甚耳。”裴君因话高生。王笑曰：“安知高生不为狐？”乃坐，方设席为呵禁，高生忽至，既入，大骂曰：“奈何此子病愈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？即为病者耳！”王见高来，又骂曰：“果然妖狐，今果至，安用为他术考召哉？”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。

裴氏家方大骇异，忽有一道士至门，私谓家僮曰：“闻裴公有子病狐，吾善视鬼，汝但告请人谒。”家僮驰白，裴君出话其事。道士曰：“易与耳。”人见二人，二人又诟曰：“此亦妖狐，安得为道士惑人？”道士亦骂之曰：“狐当还郊野墟墓中，何为挠人乎？既而闭户相斗殴。数食顷，裴君益恐，其家僮惶惑，计无所出。

及暮，阒然不闻声，开视，三狐皆仆地而喘，不能动矣。裴君尽鞭杀之，其子后旬月乃愈矣。

（《宣室志》）

游仙窟

若夫积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经也。书云：“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。”即此山是也。仆从汧陇，奉使河源。嗟命运之逆遭，叹乡关之眇邈。张骞古迹，十万里之波涛；伯禹遗踪，二千年之坂陞。深谷带地，凿穿崖岸之形；高岭横天，刀削岚峦之势。烟霞子细，泉石分明，实天上之灵奇，乃人间之妙绝。目所不见，耳所不闻。日晚途遥，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险峻非常：向上则有青壁万寻，直下则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传云：“此是神仙窟也；人迹罕及，鸟路才通。每有香果琼枝，天衣锡钵，自然浮出，不知从何而至。”余乃端仰一心，洁齐三日。缘细葛，溯轻舟。身体若飞，精灵似梦。须臾之间，忽至松柏岩，桃华润，香风触地，光彩遍天。见一女子向水侧浣衣，余乃问曰：“承闻此处有神仙之窟宅，故来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顿异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时停歇；赐惠交情，幸垂听许。”女子答曰：“儿家堂舍贱陋，供给单疏，只恐不堪，终无吝惜。”余答曰：“下官是客，触事卑微，但避风尘，则为幸甚。”遂止余于门侧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余问曰：“此谁家舍也？”女子答曰：“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”余问曰：“崔女郎何人也？”女子答曰：“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旧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气调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华容婀娜，天上无俦；玉体逶迤，人间少匹。辉辉面子。荏苒畏弹穿；细细腰支，参差疑勒断。韩娥宋玉，见则愁生；绛树青琴，对之羞死。千娇百媚，造次无可比方，弱体轻身，谈之不能备尽。”须臾之间，忽闻内里调箏之声，仆因咏曰：

自隐多姿则，欺他独自眠。故故将纤手，时时弄小弦。

耳闻犹气绝，眼见若为怜。从渠痛不肯，人更别求天。

片时，遣婢桂心传语，报余诗曰：

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；

何处关天事，辛苦漫追寻！

余读诗讫，举头门中，忽见十娘半面，余即咏曰：

敛笑偷残靨，含羞露半唇；

一眉犹叵耐，双眼定伤人。

又遣婢桂心报余诗曰：

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；

何须漫相弄，几许费精神。

于是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徒倚，无便披陈。彼诚既有来意，此间何能不答！遂申怀抱，因以赠书曰：“余以少娱声色，早慕佳期，历访风流，遍游天下。弹鹤琴于蜀郡，饱见文君；吹风管于秦楼，熟看弄玉。虽复赠兰解珮，未甚关怀；合卺横陈。何曾惬意！昔日双眠，恒嫌夜短；今宵独卧，实怨更长。一种天公，两般时节。遥闻香气，独伤韩寿之心；近听琴声，似对文君之面。向来见桂心谈说十娘，天上无双，人间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焰焰横波，翻成眼尾。才舒两颊，执疑地上无华；乍出双眉，渐觉天边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烧妆；南国伤心，千回扑镜。洛川回雪，只堪使叠衣裳；巫峡仙云，未敢为擎靴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，枉费黄金；念交甫之心狂，虚当白玉。下官寓游胜境，旅泊亲亭，忽遇神仙，不胜迷乱。芙蓉生于涧底，莲子实深；木栖出于山头，相思日远。未曾饮炭，肠热如烧；不忆吞刃，腹穿似割。无情明月，故故临窗；多事春风，时时动帐。愁人对此，将

何自堪！空悬欲断之肠，请救临终之命。元来不见，他自寻常；无故相逢，却交烦恼。敢陈心素，幸愿照知！若得见其光仪，岂敢论其万一！”书达之后。十娘敛色谓桂心曰：“向来剧戏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”余更又赠诗一首，其词曰：

今朝忽见渠姿首，不觉殷勤着心口；令人频作许叮咛，渠家太剧难求守。端坐剩心惊，愁来益不平，看时未必相看死，难时那许太难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转成疾。自恨往还疏，谁肯交游密！夜夜空知心失眠，朝朝无便投胶漆。袁里华开不避人，闺中面子翻羞出。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处留心更觅新。莫言长有千金面，终归变作一抄尘。生前有日但为乐，死后无春更著人。只可倡佯一生意，何须负持百年身？

少时，坐睡，则梦见十娘；惊觉搅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怅快，复何可论！余因乃咏曰：

梦中疑是实，觉后忽非真。

诚知肠欲断，穷鬼故调人。

十娘见诗，并不肯读，即欲烧却。余即咏曰：

未必由诗得，将诗故表怜。

闻渠掷入火，定是欲相燃。

十娘读诗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镜，箱裏拈衣。袷服靓妆，当阶正履。余又为诗曰：

薰香四面合，光色两边披。锦障划然卷，罗帷垂半欹。红颜杂绿黛，无处不相宜。

艳色浮妆粉，含香乱口脂。鬟欺蝉鬓非成鬓，眉笑峨眉不是眉。见许实娉婷，何处不轻盈！

可怜娇里面，可爱语中声。婀娜腰支细细许，赚 眼子长长馨。巧儿旧来镌未得，画匠迎

生摸不成。相看未相识，倾城复倾国。迎风幌子郁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

取，颊里芙蓉堪摘得，闻名腹肚已猖狂，见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踊跃不能裁。徐

行步步香风散，欲语时时媚子开。麝疑织女留星去，眉似姮娥送月来。含娇窈窕迎前出，

忍笑 娉返却回。

余遂止之曰：“既有好意，何须却人！”然后逶迤回面，娅姺向前。十娘敛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头尽礼而言曰：“向见称扬，谓言虚假，谁知对面，恰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。”十娘曰：“向见诗篇，谓非凡俗，今逢玉貌，更胜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。”仆因问曰：“主人姓望何处？夫主何在？”十娘答曰：“儿是清河崔公之末孙，适弘农杨府君之长子。就成大礼，随父住于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屡侵边境。兄及夫主，弃笔从戎，身死寇场，茆魂莫返。儿年十七，死守一夫；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别宅于此，积有岁年。室宇荒凉，家途翦弊。不知上客从何而至？”仆敛容而答曰：“下官望属南阳，住居西鄂。得黄石之灵术，控白水之余波。在汉则七叶貂蝉，居韩则五重卿相。鸣钟食鼎，积代衣纓；长戟高门，因循礼乐。下官堂构不绍，家业沦胥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。广武将军巨鹿侯之子。不能免俗，沉迹下寮。非隐非遁，逍遥鹏鷃之间；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暂因驱使，至于此间。卒尔乾烦，实为倾仰。”十娘问曰：“上客见任何官？”下官答曰：“幸属太平，耻居贫贱。前被宾贡，已入甲科；后属搜扬，又蒙高第。奉 授关内道寮，不遑宁外。”十娘曰：“少府不因行使，岂肯相顾？”下官答曰：“比不相知，阙为参展，今日之后，不敢差违。”十娘遂回头唤桂心曰：“料理中堂，将少府安置。”下官逡巡而谢曰：“远客卑微，此间幸甚。才非贾谊，岂敢升堂！”十娘答曰：“向者承闻，谓言凡客；拙为礼贶，深觉面惭。儿意相当，事须引接。此间

疏陋，未免风尘。入室不合推辞，升堂何须进退！”遂引入中堂。于时金台银阙，蔽日干云。或似铜雀之新开，乍如灵光之且敞。梅梁桂栋，疑饮涧之长虹；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矫凤。水精浮柱，的 含星；云母饰窗，玲珑映日。长廊四注，争施玳瑁之椽；高阁三重，悉用琉璃之瓦。白银为壁，照耀于鱼鳞；碧玉缘阶，参差于雁齿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惊；见悦阍之门庭，看看眼瞤。遂引少府升阶。下官答曰：“客主之间，岂无先后？”十娘曰：“男女之礼，自有尊卑。”下官迁延而退曰：“向来有罪过，忘不通五嫂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亦应自来，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”则遣桂心通，暂参屈五嫂。十娘共少府语话，须臾之间，五嫂则至。罗绮缤纷，丹青 晔。裙前麝散，髻后龙盘。珠绳络翠衫，金薄涂丹履。余乃咏曰：

奇异妍雅，貌特惊新。眉间月出疑争夜，颊上华开似斗春。细腰偏爱转，笑脸特宜
颦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实是人间断绝人。自然能举止，可念无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
使王孙千回死。黑云裁两鬓，白雪分双齿。织成锦袖麒麟儿，刺绣裙腰鹦鹉子。触处尽开
怀，何曾有不佳！机关太雅妙，行步绝娃 。傍人一一丹罗袜，侍婢三三绿线鞋。黄龙透
入黄金钏，白燕飞来白玉钗。

相见既毕，五嫂曰：“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届此，不及伤神。”下官答曰：“黽勉王事，岂敢辞劳！”五嫂回头笑向十娘曰：“朝闻鸟鹊语，真成好客来。”下官曰：“昨夜眼皮瞤，今朝见好人。”即相随上堂。珠玉惊心，金银曜眼。五彩龙须席，银绣绿边毡；八尺象牙床，绯绦帖荐褥。车渠等宝，俱映优昙之花；玛瑙真珠，并贯颇梨之线。文柏榻子，俱写豹头；兰草灯心，并烧鱼脑。管弦寥亮，分张北户之间；杯盏交横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让，俱不肯先坐。仆曰：“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请主人先坐。”五嫂为人饶剧。掩口而笑曰：“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须作主人公。”下官曰：“仆是何人，敢当此事！”十娘曰：“五嫂向来戏语，少府何须漫怕！”下官答曰：“必其不免，只须身当。”五嫂笑曰：“只恐张郎不能禁此事。”众人皆大笑。一时俱坐。即唤香儿取酒。俄尔中间，擎一大钵，可受三升已来，金钗铜钗；金盏银杯，江螺海蚌；竹根细眼，树瘿蝎唇；九曲酒池，十盛饮器；觥则兕觥犀角，甃甃然置于座中，杓则鹅项鸭头，泛泛焉浮于酒上。遣小婢细辛酌酒，并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“张郎门下贱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径须把取。”十娘则斜眼佯嗔曰：“少府初到此间，五嫂会些频频相弄！”五嫂曰：“娘子把酒莫嗔，新妇更亦不敢。”酒巡到下官，饮乃不尽。五嫂曰：“胡为不尽？”下官答曰：“性饮不多，恐为颠沛。”五嫂骂曰：“何由叵耐！女婿是妇家狗。打杀无文；终须倾使尽，莫漫造众诸！”十娘谓五嫂曰：“向来正首病发耶？”五嫂起谢曰：“新妇错大罪过。”因回头熟视下官曰：“新妇细见大多矣，无如少府公者；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”下官起谢曰：“昔卓王之女，闻琴识相如之器量；山涛之妻，凿壁知阮籍为贤人，诚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”十娘曰：“遣绿竹取琵琶弹，儿与少府公送酒。”琵琶入手，未弹中间，仆乃咏曰：“心虚不可测，眼细强关情；回身已入抱，不见有娇声。”十娘应声即咏曰：

怜肠忽欲断，忆眼已先开；

渠未相撩拨，娇从何处来？

下官当见此诗，心胆俱碎。下床起谢曰：“向来唯睹十娘面，如今始见十娘心；足使班婕妤好扶轮，曹大家搁笔，岂可同年而语，共代而论哉！”请索笔砚，抄写置于怀袖。抄诗讫，十娘弄曰：“少府公非但词句妙绝，亦自

能书；笔似青鸾，人同白鹤。”下官曰：“十娘非直才情，实能吟咏；谁知玉貌，恰有金声。”十娘曰：“儿近来患嗽，声音不彻。”下官答曰：“仆近来患手，笔墨未调。”五嫂笑曰：“娘子不是故夸，张郎复能应答。”十娘来语五嫂曰：“向来纯当漫剧，元来无次第，请五嫂当作酒章。”五嫂答曰：“奉命不敢，则从娘子；不是赋古诗云，断章取意，唯须得情，若不惬意，罪有科罚。”十娘即遵命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次，下官曰：“南有樛木，不可休息，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五嫂曰：“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斨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”又次，五嫂曰：“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；及见复关，载笑载言。”次，十娘曰：“女也不爽。十二其行，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。”次，下官曰：“谷则异室，死则同穴；谓余不信，有如皦日。”五嫂笑曰：“张郎心专，赋诗大有道理。俗谚曰：‘心欲专，凿石穿。’诚能思之，何远之有！”其时，绿竹弹箏。五嫂咏箏曰：

天生素面能留客，发意并情关在渠；

莫怪向者频声战，良由得伴乍心虚。

十娘曰：“五嫂咏箏，儿咏尺八：

眼多本自令渠爱，口少元来每被侵；

无事风声彻他耳，教人气满自填心。

下官又谢曰：“尽善尽美，无处不佳；此是下愚，预闻高唱。”少时，桂心将下酒物来：东海鲚条，西山凤脯；鹿尾鹿舌，乾鱼炙鱼；雁醢苾苾，鹑鹑桂糝；熊掌兔脾，雉臠豺唇；百味王辛，谈之不能尽，说之不能穷。十娘曰：“少府亦应太饥。”唤桂心盛饭。下官曰：“向来眼饱，不觉身饥。”十娘笑曰：“莫相弄！且取双六局来，共少府公赌酒。”仆答曰：“下官不能赌酒，共娘子赌宿。”十娘问曰：“若为赌宿？”余答曰：“十娘输筹，则共下官卧一宿；下官输筹，则共十娘卧一宿。”十娘笑曰：“汉骑驴则胡步行，胡步行则汉骑驴；总悉输他便黠。儿递换作，少府公太能生。”五嫂曰：“新妇报娘子：不须赌来赌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时时漫语：浪与少府作消息。”下官起谢曰：“元来知剧，未敢承望。”局至。十娘引手向前，眼子盱睬，手子温暄；一双臂腕，切我肝肠；十个指头，刺人心髓。下官因咏局曰：

眼似星初转，眉如月欲消。

行须捺后脚，然后勒前腰。

十娘则咏曰：

勒腰须巧快，捺脚更风流。

但令细眼合，人自分输筹。

须臾之间，有一婢名琴心，亦有姿首，到下官处，时复偷眼看；十娘欲似不快。五嫂大语嗔曰：“知足不辱，人生有好。娘子欲似皱眉，张郎不须斜眼。”十娘佯作色嗔曰：“少府关儿何事，五嫂频频相恼！”五嫂曰：“娘子向来频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何因眼脉朝来顿引？”十娘曰：“五嫂自隐心偏，儿复何曾眼引！”五嫂曰：“娘子不能，新妇自取。”十娘答曰：“自问少府，儿亦不知。”五嫂遂咏曰：

新花发两树，分香遍一林；

迎风转细影，向日动轻阴。

戏蜂时隐见，飞蝶远追寻，

承闻欲采摘，若个动君心？

下官谓：“为性贪多，欲两花俱采。”五嫂答曰：“暂游双树下，遥见两枝芳；向日俱翻影，迎风并散香。戏蝶扶丹萼，游蜂入紫房；人今总摘取，各著一边厢。”五嫂曰：“张郎太贪生，一箭射两朵。”十娘则谓曰：“遮三不得一，觅两都卢失。”五嫂曰：“娘子莫分疏，免入狗突里，知复欲何如！”下官即起谢曰：“乞浆得酒，旧来伸口，打兔得鹿，非意所望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如许大人，专似调合此事。少府谓言儿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处，谈道儿一钱不直。”下官答曰：“向来承颜色，神气顿尽：又见清谈，心胆俱碎。岂敢在外谈说，妄事加诸？忝预人流，宁容如此！伏愿欢乐尽情，死无所恨。”少时，饮食俱到。薰香满室，赤白兼前：穷海陆之珍羞；备川原之果菜；肉则龙肝凤髓；酒则玉醴琼浆；城南雀噪之禾；江上蝉鸣之稻；鸡 雉臠；鳖醢鹑羹；榘下肥肫；荷间细鲤；鹅子鸭卵，照耀于银盘；麟脯豹胎，纷纶于玉叠；熊腥纯白；蟹酱纯黄；鲜鲙共红缕争辉；冷肝与青丝乱色；蒲桃甘蔗；栗枣石榴；河东紫盐；岭南丹橘；敦煌八子柰；青门五色瓜；太谷张公之梨；房陵朱仲之李；东王公之仙桂；西王母之神桃；南燕牛乳之椒；北赵鸡心之枣；千名万种，不可具论。下官起谢曰：“予与夫人娘子，本不相识，暂缘公使，邂逅相遇。玉饌珍奇，非常厚重，粉身灰骨，不能酬谢。”五嫂曰：“亲则不谢，谢则不亲。幸愿张郎，莫为形迹。”下官答曰：“既奉恩命，不敢辞逊。”当此之时，气便欲绝，不觉转眼，时复偷看十娘。十娘曰：“少府莫看儿！”五嫂曰：“还相弄！”下官咏曰：

忽然心里爱，不觉眼中怜。

未关双眼曲，直是寸心偏。

十娘咏曰：

眼心非一处，心眼旧分离；

直令渠眼见，谁遣报心知！

下官咏曰：

旧来心使眼，心思眼即传；

由心使眼见，眼亦共心怜。

十娘咏曰：

眼心俱忆念，心眼共追寻；

谁家解事眼，副著可怜心？

于时五嫂遂向果子上作机警曰：“但问意如何，相知不在枣。”十娘曰：“儿今正意密，不忍即分梨。”下官曰：“勿遇深恩，一生有杏。”五嫂曰：“当此之时，谁能忍耐。”十娘曰：“暂借少府刀子割梨。”下官咏刀子曰：

自怜胶漆重，相思意不穷，

可惜尖头物，终日在皮中。

十娘咏鞘曰：

数捺皮应缓，频磨快转多；

渠今拔出后，空鞘欲如何！

五嫂曰：“向来渐渐入深也。”即索棋局，共少府赌酒。下官得胜。五嫂曰：“围棋出于智慧，张郎亦复太能。”下官曰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亦有一得。且休却。”五嫂曰：“何为即休？”下官咏曰：

向来知道径，生平不忍欺，

但令守行迹，何用数围棋！

五嫂咏曰：

娘子为性好围棋，逢人剧戏不寻思；
气欲断绝先挑眼，既得速罢即须迟。

十娘见五嫂频弄，佯嗔不笑。余咏曰：

千金此处有，一笑待渠为；
不望全露齿，请为暂颦眉。

十娘咏曰：

双眉碎客胆，两眼判君心，
谁能用一笑，贱价买千金。

当时有一破铜熨斗在于床侧，十娘忽咏曰：

旧来心肚热，无端强熨他，
即今形势冷，谁肯重相磨！

下官咏曰：

若冷头面在，生平不熨空，
即今虽冷恶，人自觅残铜。

众人皆笑。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，金石并奏，箫管间响：苏合弹琵琶，绿竹吹笙，仙人鼓瑟，玉女吹笙。玄鹤俯而听琴，白鱼跃而应节。清音叨啍，片时则梁上尘飞，雅韵铿锵，卒尔则天边雪落；一时忘味，孔丘留滞不虚，三日绕梁，韩娥余音是实。十娘曰：“少府稀来，岂不尽乐，五嫂大能作舞，且劝作一曲。”亦不辞惮。遂即逶迤而起，婀娜徐行。虫蛆面子，妬杀阳城，蚕贼容仪，迷伤下蔡。举手顿足，雅合宫商，顾后窥前，深知曲节。欲似蟠龙宛转，野鹄低昂。回面则日照莲花，翻身则风吹弱柳。斜眉盗盼，异种姑，缓步急行，穷奇造凿。罗衣熠妖，似彩凤之翔云；锦袖纷披，若青鸾之映水。千娇眼子，天上失其流星，一搦腰支，洛浦愧其回雪。光前艳后，难遇难逢；进退去来，希闻希见。两人俱起舞，共劝下官。下官遂作而谢曰：“沧海之中难为水，霹雳之后难为雷；不敢推辞，定为丑拙。”遂起作舞。桂心啞然低头而笑。十娘问曰：“笑何事？”桂心曰：“笑儿等能作音声。”十娘曰：“何处有能？”答曰：“若其不能，何因百兽率舞？”下官笑曰：“不是百兽率舞，乃是凤凰来仪。”一时大笑。五嫂谓桂心曰：“莫令曲误！张郎频顾。”桂心曰：“不辞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。”下官曰：“路逢西施，何必须识！”遂舞，著词曰：

从来巡远四边，忽逢两个神仙；
眉上冬天出柳，颊中旱地生莲；
千看千处妩媚，万看万处妍；
今宵若其不得，剩命过与黄泉。

又一时大笑。舞毕，因谢曰：“仆实庸才，得陪清赏，赐垂音乐，惭荷不胜。”

十娘咏曰：

得意似鸳鸯，情乖若胡越。
不向君边尽，更知何处歇！

十娘曰：“儿等并无可收采，少府公去：‘冬天出柳，旱地生莲’，总是相弄也。”下官答曰：“十娘面上非春，翻生柳叶。”十娘应声曰：“少府头中有水，那不生莲花？”下官笑曰：“十娘机警，异同著便。”十娘答曰：“得便不能与，明年知有何处。”于时砚在床头，下官因咏笔砚曰：

摧毛任便点，爱色转须磨。

所以研难竟，良由水太多。

十娘忽见鸭头钗子，因咏曰：

嘴长非为嘲，项曲不由攀。

但令脚直上，他自眼双翻。

五嫂曰：“向来大大不逊，渐渐深入也。”于时乃有双燕子，梁间相逐飞。

仆因咏曰：

双燕子，联翩几万回。

强知人是客，方便恼他来。

十娘咏曰：

双燕子，可可事事风流。

即令人得伴，更亦不相求。

酒巡到十娘，下官咏酒杓子曰：

尾动惟须急，头低则不平。

渠今合把爵，深浅任君情。

十娘咏盏曰：

发初先向口，欲竟渐伸头；

从君中道歇，到底即须休。

下官翕然而起谢曰：“十娘词句，事尽入神；乃是天生，不关人学。”五嫂曰：“张郎新到，无可散情，且游后园，暂适怀抱。”其时园内：杂果万株，含青吐绿；丛花四照，散紫翻红。漱石鸣泉，疏岩凿磴。无冬无夏，娇莺乱于锦枝；非古非今，花鲂跃于银池。婀娜蕝茸，清冷；鹅鸭分飞，芙蓉间出；大竹小竹，夸渭南之千亩；花合花开，笑河阳之一县；青青岸柳，丝丝拂于武昌；赫赫山杨，箭于稠于董泽。余乃咏花曰：

风吹遍树紫，日照满池丹。

若为交暂折，擎就掌中看。

十娘咏曰：

映水俱知笑，成蹊竟不言。

即今无自在，高下任渠攀。

下官即起谢曰：“君子不出游言，意言不胜再；娘子恩深，请五嫂等各制一篇。”下官咏曰：

昔时过小苑，今朝戏后园。

两岁梅花匝，三春柳色繁；

水明鱼影静，林翠鸟歌喧；

何须杏树岭，即是桃花源。

十娘咏曰：

梅蹊命道士，桃涧宁神仙。

旧鱼成大剑，新龟类小钱；

水湄唯见柳，池曲且生莲；

欲知赏心处，桃花落眼前。

五嫂咏曰：

极目游芳苑，相将对花林。

露净山光出，池鲜树影沉；

落花时泛酒，歌鸟惑鸣琴；

是时日将夕，携樽就树阴。

当时，树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怀中。下官咏曰：

问李树：如何意不同？

应来主手里，翻入客怀中？

五嫂即报诗曰：

李树子，元来不是偏。

巧知娘子意，掷果到渠边。

于时，忽有一蜂子飞上十娘面上。十娘咏曰：

问蜂子：蜂子太无情，

飞来蹈人面，欲似意相轻？

下官代蜂子答曰：

触处寻芳树，都卢少物华。

试从香处觅，正值可怜花。

众人皆拊掌而笑。其时，园中忽有一雉，下官命弓箭射之，应弦而倒。五嫂笑曰：“张郎才器，乃是曹植天然，今见武功，又复子南夫也。今共娘子相配，天下惟有两人耳。”十娘因见射雉，咏曰：

大夫巡麦陇，处子习桑间；

若非由一箭，谁能为解颜。

仆答曰：“心绪恰相当，谁能护短长；一床无两好，半丑亦何妨。”五嫂曰：“张郎射长垛如何？”仆答曰：“且得不阙事而已。”遂射之，三发皆绕遮齐，众人称好。十娘咏弓曰：

平生好须弩，得挽则低头。

闻君把提快，再乞五三筹。

下官答曰：

缩干全不到，抬头则大过。

若令脐下入，百放故筹多。

于时，日落西渊，月临东渚。五嫂曰：“向来调谑，无处不佳，时既曛黄，且还房室，庶张郎共娘子安置。”十娘曰：“人生相见，且论杯酒，房中小小，何暇忽忽。”遂引少府向十娘卧处：屏风十二扇，昼鄣五三张，两头安彩幔，四角垂香囊；槟榔豆蔻子，苏合绿沉香，织文安枕席，乱彩叠衣箱；相随入房里，纵横照罗绮，莲花起镜台，翡翠生金履；帐口银虬装，床头玉狮子，十重蛩駼毡，八叠鸳鸯被，数个袍袴，异种妖娆；姿质天生有，风流本性饶，红衫窄裹小撷臂，绿袂帖乱细缠腰；时将帛子拂，还投和香烧；妍华天性足，由来能装束；剑笑正金钗，含娇累绣縗；梁家妄称梳发缓，京兆何曾昼眉曲。十娘因在后，沉吟久不来。余问五嫂曰：“十娘何处去，应有别人邀？”五嫂曰：“女人羞自嫁，方便待渠招。”言语未毕，十娘则到。仆问曰：“旦来披雾，香处寻花，忽遇狂风，莲中失藉；十娘何处漫行来？”十娘回头笑曰：“星留织女，遂处人间；月待姮娥，暂归天上。少府何须苦相怪！”于时两人对坐，未敢相触，夜深情急，透死忘生。仆乃咏曰：

千看千意密，一见一怜深。

但当把手子，寸斩亦甘心。

十娘敛色却行。五嫂咏曰：

他家解事在，未肯辄相嗔，

径须刚捉著，遮莫造精神。

余时把著手子，忍心不得。又咏曰：

千思千肠热，一念一心焦；

若为求守得，暂借可怜腰。

十娘又不肯，余捉手挽，两人争力，五嫂咏曰：

巧将衣障口，能用被遮身；

定知心肯在，方便故邀人。

十娘失声成笑，婉转入怀中。当时腹里颠狂，心中沸乱。又咏曰：

腰支一遇勒，心中百处伤。

但若得口子，余事不承望。

十娘嗔咏曰：

手子从君把，腰支亦任回。

人家不中物，渐渐逼他来。

十娘曰：“虽作拒张，又不免输他口子。”口子郁郁，鼻似薰穿；舌子芬芳，颊疑钻破。五嫂咏曰：

自隐风流到，人前法用多。

计时应拒得，佯作不禁他。

十娘曰：“昔日曾经自弄他，今朝并悉从人弄。”下官起，咨请曰：“十娘有一思事，亦拟申论，犹自不敢即道，请五嫂处分。”五嫂曰：“但道！不须避讳。”余因咏曰：

药草俱尝遍，并悉不相宜。

惟须一个物，不道自应知。

十娘答咏曰：

素手曾经捉，纤腰又被将。

即今输口子，余事可平章。

下官敛手而答曰：“向来惶惑，实畏参差；十娘怜愍客人，存其死命，可谓白骨再肉，枯树重花。伏地叩头，殷勤死罪。”五嫂因起谢曰：“新妇曾闻：线因针而达，不因针而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亲。新妇向来专心为勾当，以后之事，不敢预知；娘子安稳，新妇向房卧去也。”于时夜久更深，情急意蜜，鱼灯四面照，蜡烛两边明。十娘即唤桂心，并呼芍药，与少府脱履，叠袍衣，阁幞头，挂腰带。然后自与十娘施绛帔，解罗裙，脱红衫，去绿袜。花容满目，香风袭鼻。心去无人制，情来不自禁。插手红褙，交脚翠被。两唇对口，一臂枕头，拍搦奶房间，摩挲髀子上，一吃一意快，一勒一伤心，鼻里酸痒，心中结缱；少时眼花耳热，脉胀筋舒，始知难逢难见，可贵可重，俄顷中间，数回相接。谁知可憎病鹊，夜半惊人；薄媚狂鸡，三更唱晓。遂则披衣对坐，泣泪相看。下官拭泪而言曰：“所恨别易会难，去留乖隔，王事有限，不敢稽停；每一寻思，痛深骨髓。”十娘曰：“儿与少府，平生未展，邂逅新交，未尽欢娱，忽嗟别离，人生聚散，知复如何！”因咏曰：

元来不相识，判自断知闻。

天公强我事，今遣若为分。

仆乃咏曰：

积愁肠已断，悬望眼应穿；

今宵莫闭户，梦里向渠边。

少时，天晓已后，两人俱泣，心中哽咽，不能自胜。侍婢数人，并绵虚欷，不能仰视。五嫂曰：“有同必异。自昔攸然，乐尽哀生，古来常事。愿娘子稍自割舍。”下官乃将衣袖与娘子拭泪。十娘乃作别诗曰：

别时终是别，春心不值春。
羞见孤鸾影，悲看一骑尘；
翠柳开眉色，红桃乱脸新。
此时君不在，娇莺弄杀人。

五嫂咏曰：

此时经一去，谁知隔几年！
双鳧伤别绪，独鹤惨离弦；
怨起移醒后，愁生落醉前；
若使人心密，莫惜马蹄穿。

下官咏曰：

忽然闻道别，愁来不自禁；
眼下千行泪，肠悬一寸心；
两剑俄分匣，双鳧忽异林，
殷勤惜玉体，勿使外人侵。

下官因咏曰：

卞和山未断，羊雍地不耕；
自怜无玉子，何日见琼英？

十娘小名“琼英”，下官因咏曰：

卞和山未断，羊雍地不耕。
自怜无玉子，何日见琼英？

十娘应声咏曰：

凤锦行须赠，龙梭久绝声；
自恨无机杼，何日见文成？

下官瞿然，破愁成笑。遂唤奴曲琴，取“相思枕”留与十娘，以为纪念。因咏曰：

南国传椰子，东家赋石榴；
聊将代左腕，长夜枕渠头。

十娘报以双履，报诗曰：

双鳧乍失伴，两燕还相属。
聊以当儿心，竟日承君足。

下官又遣曲琴取“扬州青铜镜”，留与十娘。并赠诗曰：

仙人好负局，隐士屡潜观。
映水菱光散，临风竹影寒；
月下时惊鹊，池边独舞鸾。
若道人心变，从渠照胆看。

十娘又赠手中扇，咏曰：

合欢游璧水，同心侍华阙，
飒飒似朝风，团团如夜月。
鸾姿侵雾起，鹤影排空发。
希君掌中握，勿使恩情歇。

下官辞谢乞，因遣左右取“益州新样锦”一疋，直奉五嫂，因赠诗曰：

今留片子信，可以赠佳期。
裁为八幅被，时复一相思。

五嫂遂抽金钗送张郎，因报诗曰：

儿今赠君别，情知后会难。

莫言钗意小，可以挂渠冠。

更取“滑州小绫子”一疋，留与桂心香儿数人共分。桂心以下，或脱银钗，落金钏，解帛子，施罗巾，皆自送张郎曰：“好去。若因行李，时复相过。”

香儿因咏曰：

大夫存行迹，殷勤为数来；

莫作浮萍草，逐浪不知回！

下官拭泪而言曰：“犬马何识，尚解伤离，鸟兽无情，由知怨别；心非木石，岂忘深恩！”十娘报诗曰：

他道愁胜死，儿言死胜愁；

愁来百处痛，死去一时休。

又咏曰：

他道愁胜死，儿言死胜愁；

日夜悬心忆，知隔几年秋。

下官咏曰：

人去悠悠隔两天，未番迢迢度几年？

纵使身游万里外，终归意在十娘边。

十娘咏曰：

天崖地角知何处，玉体红颜难再遇！

但令翹羽为人生，会些高飞共君去。

下官不忍相看，忽把十娘手子而别。行至二三里，回头看数人，犹在旧处立。余时渐渐去远，声沉影灭，顾瞻不见，恻怆而去。行到山口，浮舟而过，夜耿耿而不寐，心莹莹而靡托，既怅恨于啼猿，又凄伤于别鹄。饮气吞声，天道人情，有别必怨，有怨必盈。去日一何短！来宵一何长！比目绝对，双鳧失伴。日日衣宽，朝朝带缓。口上唇裂，胸间气满，泪脸千行，愁肠寸断。端坐横琴，涕血流襟，千思竞起，百虑交侵，独顰眉而永结，空抱膝而长吟。望神仙兮不可见，普天地兮知余心。思神仙兮不可得，觅十娘兮断知闻。欲闻此兮肠亦乱，更见此兮恼余心。

（《传奇》）

王榭传

唐王榭，金陵人，家巨富，祖以航海为业。一日，榭具大舶，欲之大食国。行逾月，海风大作，惊涛际天，阴云如墨，巨浪走山。鲸鳌出没，鱼龙隐现，吹波鼓浪，莫知其数。然风势益壮，巨浪一来，身若上于九天；大浪既回，舟若坠于海底。举舟之人，兴而复颠，颠而又仆。不久，舟破，独榭一板之附，又为风涛飘荡。开目则鱼怪出其左，海兽浮其右，张目呀口，欲相吞噬，榭闭目待死而已。

三日，抵一洲，舍板登岸。行及百步，见一翁媪，皆皂衣服，年七十余，喜曰：“此吾主人郎也！何由到此？”榭以实对，乃引到其家。坐未久，曰：“主人远来，必甚馁。”进食，肴皆水族。月余，榭方平复，饮食如故。翁曰：“至吾国者，必先见君。向以郎倦，未可往，今可矣。”榭诺，翁乃引行三里，过闾闾民居，亦甚烦会。又过一长桥，方见宫室台榭，连延相接，若王公大人之居。至大殿门，阍者入报。不久一妇人出，服颇美丽，传言曰：“王召君入见。”王坐大殿，左右皆女人立。王衣皂袍乌冠。榭即殿阶。王曰：“君北渡人也，礼无统制，无拜也。”榭曰：“既至其国，岂有不拜乎？”王亦折躬劳谢。王喜，召榭上殿，赐坐，曰：“卑远之国，贤者何由及此？”榭以风涛破舟，不意及此，惟祈王见矜，曰：“君舍何处？”榭曰：“见居翁家。”王令急召来，翁至，曰：“此木乡主人也，凡百无令其不如意。”王曰：“有所须但论。”乃引去，复寓翁家。翁有一女，甚美色。或进茶饵，帝牖间偷视私顾，亦无避忌。翁一日召榭饮，半酣，白翁曰：“某身居异地，赖翁母存活。旅况如不失家，为德甚厚。然万里一身，怜悯孤苦，寝不成寐，食不成甘，使人郁郁。但恐成疾伏枕，以累翁也。”翁曰：“方欲发言，又恐轻冒。家有小女，年十七，此主人家所生也。欲以结好，少适旅怀，如何？”榭答：“甚善。”乃择日备礼，王亦遗酒肴彩礼，助结婚好。成亲，榭细视女，俊目狭腰，杏脸绀鬋，体轻欲飞，妖姿多态。榭询其国名。曰：“乌衣国也。”榭曰：“翁常目我为主人郎，我亦不识者，所不役使，何主人云也？”女曰：“君久即自知也。”后常饮燕衽席之间，女多泪眼畏人，愁眉蹙黛。榭曰：“何故？”女曰：“恐不久睽别。”榭曰：“吾虽萍寄，得子亦忘归，子何言离意？”女曰：“事由阴数不由人也。”王召榭宴于宝墨殿，器皿陈设俱黑，亭下之乐亦然。杯行乐作，亦甚清婉，但不晓其典耳。王命玄玉杯劝酒曰：“至吾国者，古今止两人：汉有梅成，今有足下。愿得一篇，为异日佳话。”给笺，榭为诗曰：

基业祖来兴大舶，万里梯航惯为客。

今年岁运顿衰零，中道偶然罹此厄。

巨风迅急若追兵，千叠云阴如墨色。

鱼龙吹浪泣血腥，全舟灵葬鱼龙宅。

阴火连空紫焰飞，直疑浪与天相拍。

鲸目光连半海红，鳌头波涌掀天白。

桅樯倒折海底开，声若雷霆以分别。

随我神助不沈沦，一板漂来此岸侧。

君恩虽重赐宴频，无奈旅人自凄恻。

引领乡原常涕零，恨不此身生羽翼。

王览诗欣然曰：“君诗甚好！无苦怀家，不久令归。虽不能羽翼，亦令

君跨烟雾。”宴回，各人作诗。女曰：“未句何相识也？”榭亦不晓。

不久，海上风和日暖，女泣曰：“君归有日矣！”王遣人谓曰：“君某日当回，宜与家人叙别。”女置酒，但悲泣，不能发言，雨洗娇花，露沾弱柳，绿惨红愁，香消腻瘦。榭亦悲感。女作别诗曰：

从来欢会惟忧少，自古恩情到底稀。

此夕孤帏千载恨，梦魂应逐北风飞。

又曰：“我自此不复北渡矣。使君见我非今形容，且将憎恶之，何暇怜爱。我见君亦有嫉妒之情，今不复北渡，愿老死于故乡。此中所有之物，郎俱不可持去，非所惜也。”令侍中取丸灵丹来曰：“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，死未逾月者，皆可使之更生。其法用一明镜，致死者胸上，以丹安于项。以东南艾枝作柱灸之，立活。此丹海神秘惜，若不以昆仑玉盒盛之，即不可逾海。”适有玉盒，并付以击榭左臂。大恸而别。王曰：“吾国无以为赠。”取笺诗曰：

昔向南溟浮大舶，漂流偶作吾乡客。

从兹相见不复期，万里风烟云水隔。

榭辞拜。王命取“飞云轩”来。既至，乃一鸟毡兜子耳。命榭入其中，复命取化羽池水，洒之共毡乘。又召翁姬，扶持榭回。王戒榭曰：“当闭目，少息即至君家。不尔，即堕大海矣。”榭合目，但闻风声怒涛。既久开目，已至其家坐堂上。四顾无人，惟梁上有双燕呢喃。榭仰视，乃知所止之国，燕子国也。须臾，家人出向劳问，俱曰：“闻为风涛破舟，死矣！何故遽归？”榭曰：“独我附板而生。”亦不告所居之国。榭惟惟一子，去时方三岁。不见，乃问家人。曰：“死已半月矣！”榭感泣，因思灵丹之言，命开棺取尸，如法灸之，果生。至秋，二燕将去，悲鸣庭户之间。榭招之，飞集于臂，乃取纸细书一绝，系于尾云：

误到华胥国里来，玉人终日重怜才。

云轩飘去无消息，泪洒临风几百回。

来春，燕来，径泊榭臂，尾一小柬，取视，乃诗也。有一绝云：

昔日相逢真数合，而今睽隔是生离。

来春纵有相思字，三月天南无燕飞。

榭深自恨。明年，亦不来。其事流传众人口，因目榭所居处为乌衣巷。刘禹锡金陵五咏，有乌衣巷诗云：

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

旧时王榭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即知王榭之事非虚矣。

（《传奇》）

三山福地志

元自实，山东人也。生而质钝，不通诗书。家颇丰殖，以田庄为业。同里有缪君者，除得闽中一官，缺少路费，于自实处假银二百两。自实以乡党相处之厚，不问其文券，如数贷之。至正末，山东大乱，自实为群盗所劫，家计一空。时陈有定据守福建，七闽颇安。自实乃挈妻子由海道趋福州，将访缪君而投托焉。至则缪君果在有定幕下，当道用事，威权隆重，门户赫奕。自实大喜。然而患难之余，跋涉道途，衣裳蓝缕，容貌憔悴，未敢遽见也。乃于城中僦屋安顿其妻孥，整饰其冠服，卜日而往。适值缪君之出，拜于马首。初似不相识。乃叙乡井，通姓名，方始惊谢。即延之入室，待以宾主之礼。良久，啜茶而罢。明日，再往，酒果三杯而已。落落无顾念之意。亦不言银两之事。自实还家，旅寓荒凉，妻孥怨詈曰：“汝万里投人，所干何事？今为三杯薄酒所卖，即便不出一言，吾等何所望也！”自实不得已，又明日再往访焉。则似已厌之矣。自实方欲启口，缪君遽曰：“向者承借路费，铭心不忘。但一宦萧条，俸入微薄，故人远至，岂敢辜恩。望以文券付还，则当如数陆续酬纳也。”自实悚然曰：“与君共同乡里，自少交契深密，承命周急，素无文券，今日何以出此言也？”缪君正色曰：“文券诚有之，但恐兵火之后君失之耳。然券之有无，某亦不较。惟望宽其程限，使得致力焉。”自实唯唯而出。怪其言辞矫妄，负德若此，羝羊触藩，进退维谷。半月之后，再登其门，惟以温言接之，终无一钱之惠。展转推托，遂及半年。市中有小庵，自实往缪君之居，适当其中路。每于门下憩息。庵主轩辕翁者，有道之士也。见其往来颇久，与之叙话，因而情熟。时值季冬，已迫新岁，自实穷居无聊，诣缪君之居，拜且泣曰：“新正在尔，妻子饥寒，囊乏一钱，瓶无储粟。向者银两，今不敢求。但愿捐斗水而活涸辙之枯，下壶飧而求翳桑之饿，此则故人之赐也。伏望怜之悯之，哀之恤之！”遂匍匐于地，缪君扶之起，屈指计日之数，而告之曰：“更及一句，当是除夕。君可于家专待。吾分禄米二石及钱二定，令人驰送于宅，以为过岁之资。幸勿以少为怪。”且又再三丁宁，毋用他出以候之。自实感谢而退。归以缪君之言慰其妻子。至日，举家悬望。自实端坐于床，令稚子于里门觐之。须臾奔入曰：“有人负米至矣。”急出俟焉，则越其庐而不顾。自实犹谓来人不识其家，趋往问之，则曰：“张员外之馈馆宾者也。”默然而返。顷之，稚子又入告曰：“有人携钱来矣。”急出迓焉，则过其门而不入。再往扣之，则曰：“李县令之赆游客者也。”怩然而惭。如是者凡数度。至晚，竟绝影响。明日，岁旦矣，反为所误，粒米束薪俱不及办。妻子相向而哭，自实不胜其愤，阴砺白刃，坐以待旦。鸡鸣鼓绝，径投缪君之门，将俟其出而刺之。是时，震方未启，道无行人，惟小庵中轩辕翁方明烛转经，当门而坐。见自实前行，有奇形异状之鬼数十辈从之，或握刀剑，或执椎凿，披头露体，势甚凶恶，一饭之顷，则自实复回，有金冠玉佩之士百余人随之，或击幢盖，或举旌幡；和容婉色，意甚安闲。轩辕翁叵测，谓其已死矣。诵经已罢，急往访之，则自实固无恙。坐定，轩辕翁问曰：“今日之晨，子将奚适？何其去之匆匆，而回之缓缓也？愿得一闻。”自实不敢隐，具言缪君之不义，“令我狼狈！今早实砺霜刃于怀，将往杀之以快意。及至其门，忽自思曰：彼实得罪于吾，妻子何尤焉。且又有老母在堂。今若杀之，其家何所依！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也。遂隐忍而归耳。”轩辕翁闻之，稽首而贺曰：“吾子将有后禄。神明已知之矣。”自

实问其故。翁曰：“子一念之恶，而凶鬼至，一念之善，而福神临。如影之随形，如声之应响。固知暗室之内，造次之间，不可萌心而为恶，不可造罪而损德也。”因具言其所见而慰抚之。且以钱米少许周其急。然而自实终郁郁不乐。至晚，自投于三神山下八角井中。其水忽然开辟，两岸皆石壁如削，中有狭径，仅通行履。自实扞壁而行。将数百步，壁尽路穷，出一弄口，则天地明朗，日月照临，俨然别一世界也。见大宫殿金书其榜曰：三山福地。自实瞻仰而入。长廊昼静，古殿烟消，徘徊四顾，阒无人踪。惟闻钟磬之声，隐隐于外。饥馁颇甚，行不能前。困卧石坛之侧。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，振明月之佩，至前呼起之，笑而问曰：“翰林识旅游滋味乎？”自实拱而对曰：“旅游滋味则尽足矣。翰林之称，一何误乎？”道士曰：“子不忆草西蕃诏于兴盛殿乎？”自实曰：“某山东鄙人，布衣贱士，生岁四士，目不知书，平生未尝游览京国，何有草诏之说乎？”道士曰：“子应为饥火所恼，不暇记前事耳。”乃于袖中出梨枣数枚令食之。曰：“此谓交梨火枣也，食之当知过去未来事。”自实食讫，惺然明悟。因记为学士时，草西蕃诏于大都兴圣殿侧，如昨日焉。遂请于道士曰：“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报耶？”道士曰：“子亦无罪。但在职之时，以文学自高，不肯汲引后进，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识字；以爵位自尊，不肯接纳游士，故今世令君漂泊而无所依耳。”自实因指当世达官而问之曰：“某人为丞相而贪饕不止，贿赂公行，异日当受何报？”道士曰：“彼此乃无厌鬼王，地下有十炉以铸其横财。今亦福满矣，当受幽囚之祸。”又问曰：“某人为平章而不戢军士，杀害良民，异日当受何报？”道士曰：“彼乃多杀鬼王，有阴兵三百皆铜头铁额辅之以助其虐。今亦命衰矣。当受割截之殃。”又问某人为监司，而刑罚不振；某人为郡守，而赋役不均；某人为宣慰，不闻所宣之何事；某人为经略，不闻所略之何方。然则，当受何报也？”道士曰：“此等皆已桎械加其身，縲绁系其颈，腐肉秽骨，待戮余魂，何足算也！”自实因举缪君负债之事。道士曰：“彼乃王将军之库子，财物岂得妄动耶？”道士因言：“不出三年，世运变革，大祸将至，其可畏也。汝宜择地而居。否则恐预池鱼之殃。”自实乞指避兵之地。道士曰：“福清可矣。”又曰：“不若福宁。”言讫，谓自实曰：“汝到此久，家人悬望。今可归矣。”自实告以无路。道士指一径令其去。遂再拜而别。行二里许，于山后得一穴出。到家则已半月矣。急携妻子径往福宁村中，垦田治圃而居。挥锄之际，铮然作声，获瘞银四锭。家遂稍康。其后张氏夺印，达丞相被拘，大军临城，陈平章遭掳。其余官吏，多不保其首领。而缪君为王将军者所杀，家资皆归之焉。以岁月记之，仅及三载，而道士之言悉验矣。

（《剪灯新话》）

绿衣人传

天水赵源，早丧父母，未有妻室。延祐间，游学至于钱塘，侨居西湖葛岭之上，其侧即宋贾秋壑旧宅也。源独居无聊，尝日晚徙倚门外，见一女子，从东来，绿衣双鬟，年可十五六，虽不盛装浓饰，而姿色过人，源注目久之。明日出门，又见，如此凡数度，日晚辄来。源戏问之曰：“家居何处，暮暮来此？”女笑而拜曰：“儿家与君为邻，君自不识耳。”源试挑之，女欣然而应，因遂留宿，甚相亲昵。明旦，辞去，夜则复来。如此凡月余，情爱甚至。源问其姓氏居址，女曰：“君但得美妇而已，何用强知。”问之不已，则曰：“儿常衣绿，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。”终不告以居址所在。源意其为巨室妾媵，夜出私奔，或恐事迹彰闻，故不肯言耳，信之不疑，宠念转密。一夕，源被酒，戏指其衣曰：“此真可谓‘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’者也。”女有惭色，数夕不至。及再来，源叩之。乃曰：“本欲相与偕老，奈何以婢妾待之，令人忸怩而不安！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。然君已知矣，今不复隐，请得备言之。儿与君，旧相识也，今非至情相感，莫能及此。”源问其故，女惨然曰：“得无相难乎？儿实非今世人，亦非有祸于君者，盖冥数当然，夙缘未尽耳。”源大惊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女曰：“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。本临安良家子，少善弈棋，年十五，以棋童入侍，每秋壑回朝，宴坐半闲堂，必召儿侍弈，备见宠爱。是时君为其家苍头，职主煎茶，每因供进茶瓯，得至后堂。君时年少，美姿容，儿见而慕之，尝以绣罗钱篋，乘暗投君。君亦以玳瑁指盒为赠，彼此虽各有意，而内外严密，莫能得其便。后为同辈所觉，谗于秋壑，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桥之下。君今已再世为人，而儿犹在鬼箴，得非命欤？”言讫，呜咽泣下。源亦为之动容。久之，乃曰：“审若是，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，当更加亲爱，以偿畴昔之愿。”

自是遂留宿源舍，不复更去。源素不善弈，教之弈，尽传其妙，凡平日以棋称者，皆不能敌也。每说秋壑旧事，其所目击者，历历甚详。尝言：秋壑一日倚楼闲望，诸姬皆侍，适二人乌巾素服，乘小舟由湖登岸，一姬曰：“美哉，二少年！”秋壑曰：“汝愿事之耶？当令纳聘。”姬笑而无言。逾时令人捧一盒，呼诸姬至前曰：“适为某姬纳聘。”启视之，则姬之首也。诸姬皆战栗而退。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，太学有诗曰：

昨夜江头涌碧波，满船都载相公鲑。

虽然要做调羹用，未必调羹用许多。

秋壑闻之，遂以士人付狱，论以诽谤罪。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，民受其苦。或题诗于路左云：

襄阳累岁困孤城，豢养湖山不出征。

不识咽喉形势地，公田枉自害苍生。

秋壑见之，捕得，遭远窜。又尝斋云水千人，其数已足，未有一道士，衣裾蓝缕，至门求斋，主者以数足，不肯引入，道士坚求不去，不得已，于门侧斋焉。斋罢，复其钵于案而去，众悉力举之，不动。启于秋壑，自往举之，乃有诗二句云：

得好休时便好休，收花结子在漳州。

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。然终不喻漳州之意。嗟乎！孰知有漳州木棉庵之厄也。又尝有梢人泊舟苏堤，时方盛暑，卧于舟尾，终夜不寐，见三人长不盈尺，集于沙际，一曰：“张公至矣，如之奈何？”一曰：“贾平章非仁

者，决不相恕！”一曰：“我则已矣，公等将见其败也！”相与哭入水中。次日，渔者张公获一鳖，经二尺余，纳之府第，不三年，而祸作。盖物亦先知，数而不可逃也。

源曰：“吾今日与汝相遇，抑岂非数乎？”女曰：“是诚不妄矣！”源曰：“汝之精气，能久存于世耶？”女曰：“数至则散矣。”源曰：“然则何时？”女曰：“三年耳。”源固未之信。及期，卧病不起。源为之迎医，女不欲，曰：“曩固已与君言矣，因缘之契，夫妇之情，尽于此矣。”即以手握源臂，而与之诀曰：“儿以幽阴之质，得事君子，荷蒙不弃，周旋许时。往者，一念之私，俱陷不测之祸，然而海枯石烂，地老天荒，此情不泯！今幸得续前生之好，践往世之盟，三载于兹，志愿已足，请从此辞，毋更以为念也！”言讫，面壁而卧，呼之不应矣。源大伤恸，为治棺槨而殓之。将葬，怪其棺甚轻，启而视之，惟衣衾钗珥在耳。乃虚葬至北山之麓。源感其情，不复再娶，投灵隐寺出家为僧，终其身云。

（《剪灯新语》）

金凤钗记

大德中所州富人吴防御居春风楼侧，与宦族崔君为邻，交契甚厚。崔有子曰兴哥，防御有女曰兴娘，俱在襁褓。崔君因求女为兴哥妇，防御许之，以金凤钗一只为约。既而崔君游宦远方，凡一十五载，并无一字相闻。女处闺闱，年十九矣。其母谓防御曰：“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载，不通音耗。兴娘长成矣。不可执守前言，令其挫失时节也。”防御曰：“吾已许吾故人矣。况成约已定，吾岂食言者也。”女亦望生不至，因而感疾，沉绵枕席，半岁而终。父母哭之恸。临殓，母持金钗抚尸而泣曰：“此汝夫家物也。今汝已矣，吾留此安用！”遽簪于其髻而殓焉。

殓之两月，而崔生至。防御延接之，访问其故，则曰：“父为宜德府理官而卒。母亦先逝数年矣。今已服除，故不远千里而至此。”防御下泪曰：“兴娘薄命，为念君故，得疾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。今已殓之矣。”因引生入室，至其灵几前，焚楮钱以告之。举家号恸。防御谓生曰：“郎君父母既歿，道途又远。今既来此，可便于吾家宿食。故人之子，即吾子也。勿以兴娘歿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搬挈行李于门侧小斋安泊。将及半月，时值清明。防御以女新歿之故，举家上冢。兴娘有妹曰庆娘，年十七矣。是日亦同往。惟留生在家看守。至暮而归。天已曛黑，生于门左迎接。有轿二乘，前轿已入，后桥至生前，似有物堕地，铿然有声。生俟其过，急往拾之，乃金凤钗一只也。欲纳还于内，则中门已阖，不可得而入矣。遂还小斋。明烛独坐，自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人门，亦非久计。长叹数声，方欲就枕。忽闻剥啄扣门声。问之不答。斯须复扣。如是者三度。起视之，一美妹立于门外。见户开，遽褰裙而入。生大惊。女低容敛气，向生细语曰：“郎不识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向者投钗轿下，郎拾得否？”即挽生就寝。生以其父待之厚，辞曰：“不敢。”拒之甚确，至于再三。女忽頫尔怒曰：“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，置汝门下，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，将欲何为！我将诉之于父，讼汝于官，必不舍汝矣。”生惧，不得已而从焉。至晓，乃去。自是暮隐而入，朝隐而出，往来于门侧小斋，凡及一月有半。一夕，谓生曰：“妾处深闺，君居外馆。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。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。一旦声迹彰露，视庭罪责，闭笼而锁鹦鹉，打鸭而惊鸳鸯，在妾固所甘心，于君诚恐累德。莫若失事而发，怀璧而逃。或晦迹深村，或藏踪异郡。庶得优游偕老，不致睽离也。”生颇然其计。曰：“卿言亦自有理。吾方思之。”因自念零丁孤苦，素乏亲知。虽欲逃亡，竟将焉往？尝闻父言：有旧仆金荣者，信义人也。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。今往投之，庶不我拒。

至明夜五鼓，与女轻装而出，买船过瓜州，奔丹阳。访于村氓，果有金荣者，家甚殷富。见为本村保正。生大喜，直造其门，至则初不相识也。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，方始记认，则设位而哭其主，捧生而拜于座，曰：“此吾家郎君也。”生具告以故。乃虚正堂而处之，事之如事旧主。衣食之需，供给甚勤，生处荣家，将及一年。女告生曰：“始也惧父母之责，故与君为卓氏之逃。盖出于不得已也。今则旧谷既没，新谷既登，岁月如流，已及期矣。且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今而自归，喜于再见，必不我罪。况父母生之，恩莫大焉，岂有终绝之理。盍往见之乎？”生从其言，与之流江入城。将及其家，谓生曰：“妾逃窜一年，今遽与君同往，或恐逢彼之怒。君宜先往觐之。妾舫舟于此以俟。”临行，复呼生回，以金凤钗授之，曰：“如或

疑拒，当出此以示之，可也。”

生至门，防御闻之，欣然出见。反致谢曰：“日昨顾待不周，致君不安其所，而有他适，老夫之罪也。幸勿见怪。”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但称死罪，口不绝声。防御曰：“有何罪过，遽出此言！愿赐开陈，释我疑虑。”生乃作而言曰：“曩者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，不告而娶，穷负而逃，窜伏村墟，迁延岁月，音容久阻，书问莫传。情虽笃于夫妻，恩敢忘于父母！今则谨携令爱，则此归宁，伏望察其深情，恕其重罪，始得终能偕老，永随于飞。大人有溺爱之恩，小子有宜家之乐。是所望也，惟冀悯焉。”防御闻之，惊曰：“吾女卧病在床，今及一岁。饘粥不进，转侧需人，岂有是事耶？”生谓其恐为门户之辱，故饰词以拒之，乃曰：“目今庆娘在于舟中，可令人舁取之来。”防御虽不信，然且令家僮驰往视之。至则无所见。方诘怒崔生，责其妖妄。生于袖中，出金凤钗以进。防御见，始大惊曰：“此吾亡女兴娘殉葬之物也，胡为而至此哉？”疑惑之际，庆娘忽于床上欻然而起，直至堂前，拜其父曰：“兴娘不幸，早辞严侍，远弃荒郭。然与崔家郎缘分未断。今之来此，意亦无他，特欲以爱妹庆娘，续其婚耳。如所请肯从，则病患当即痊愈。不用妄言，命尽此矣。”举家惊骇。视其身则庆娘，而言词举止则兴娘也。父诘之曰：“汝既死矣，安得复于人世为此乱惑也？”对曰：“妾之死也，冥司以妾无罪，不复拘禁，得隶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妾以世缘未尽，故特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因缘尔。”父闻其语切，乃许之。即敛容拜谢。又与崔生执手歔歔为别。且曰：“父母许我矣！汝好作娇客，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。”言讫，恸哭而仆于地。视之，死矣。急以汤药灌之，移时乃苏。疾病已去，行动如常。问其前事，并不知之。殆如梦觉。遂涓吉续崔生之婚。生感兴娘之情，以钗货于市，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币，赍诣琼花观，命道士醮三昼夜，以报之。复见梦于生曰：“蒙君荐拔，尚有余情。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小妹柔和，宜善视之。”生惊悼而觉。从此遂绝。呜呼异哉！

（《剪灯新话》）

申阳洞记

陇西李生，名德逢，年二十五，善骑射，驰骋弓马，以胆勇称，然而不事生产，为乡党贱弃。天历间，父友有任桂州监郡者，因往投焉。至则其人已歿，流落不能归。郡多名山，日以猎射为事，出没其间，未尝休息，自以为得所乐。有大姓钱翁者，以资产雄于郡，止有一女。年及十七，甚所钟爱，未尝窥门，虽姻亲邻里，亦罕见之。一夕，风雨晦冥，失女所在，门窗户闩，扃鐃如故，莫知所从往。闻于官，祷于神，访于四境，悄无踪迹。翁念女切至，设誓曰：“有能知女所在者，愿以家财一半给之，并以女事焉。”虽求寻之意甚切，而荏苒将及半载，竟绝音响。

生一日挟镞持弧出城，遇一麋，逐之不舍，遂越冈峦，深入涧谷，终莫能及。日已曛黑，又迷来路，彷徨于垅坂之侧，莫知所适。已而烟昏云暝，虎啸猿啼，远所黯然，若一更之后，遥望山顶，见一古庙，委身投之。至则尘埃堆积，墙壁倾颓，兽蹄鸟迹，交杂于中，生虽甚怖，然无可奈何，少憩庑下，将以待旦。未及瞑目，忽闻传导之声，自远而至。生念深山静夜，安得有此？疑其为鬼神，又恐为盗劫，乃攀缘槛楯，伏于梁间，以窥其所为。须臾，及门，有二红灯前导，为首者顶三山冠，绛帕首，被淡黄袍，束玉带，径据神案而坐。从者十余辈，各执器仗，罗列阶下。仪卫虽甚整肃，而状貌则皆猥之类也。生知为邪魅，取腰间箭，持满一发，正中坐者之臂，失声而走，群党一时溃散，莫知所之。久之，寂然，乃假寐待旦。则见神座边鲜血点点，从大门而出，沿路不绝，循山而南，将及五里，得一大穴，血踪由此而入。生往来穴口，顾盼之际，草根柔滑，不觉失足而坠。乃深坑万仞，仰不见天，自分必死。旁边微觉有路，寻路而行，转入幽邃，咫尺不辨。更前百步，豁然开朗，见一石室，榜曰：“申阳之洞。”守门者数人，装束如昨夕庙中所睹。见生，惊曰：“子为何人，而遽至此？”生罄折作礼而答曰：“下界凡氓，久居城府，以医为业。因乏药材，入山采拾，贪多务得，进不知止。不觉失足，误坠于斯。触冒尊灵，乞垂宽宥。”守门者闻言，似有喜色，问之曰：“汝既业医，能为人治疗乎？”生曰：“此分内事也。”守门者大喜，以手加额曰：“天也！”生请其故。曰：“吾君申阳侯，昨因出游，为流矢所中，卧病在床：而汝惠然来斯，是天以神医见赐也。”乃邀生坐于下，踉跄趋入，以告于内。顷之，出而传其主之命曰：“仆不善摄生，自贻伊戚，祸及股肱，毒流骨髓，厄运莫逃，残生待尽。今而幸值神医，获赐良剂，是受病者有再生之乐，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，敢不忍死以待！”生遂摄衣而入，度重门，及曲房，帷幄衾褥，极其华丽。见一老猕猴，偃卧石榻之上，呻吟之声不绝。美人侍侧者三，皆绝色也。生诊其脉，抚其疮，诡曰：“无伤也，予有仙药，非徒治病，兼可度世，服之则能后天不老，而凋三光矣。今之相遇，盖亦有缘耳。”遂倾囊出药，令其服之。群妖闻度世之说，喜得长生，皆罗拜于前曰：“尊官信是神人，今幸相遇！吾君既获仙丹永命，吾等独不得沾刀圭之赐乎？”生遂罄其所赍，遍赐之，皆踊跃争夺，惟恐不预。其药盖毒之尤者，用以淬箭镞而射鸷兽，无不应弦而倒。有顷，群妖一时仆地，昏眩无知矣。生顾宝剑悬于石壁，取而悉斩之，凡戮猴大小三十六头。

疑三女为妖，欲并除之。皆泣而言曰：“妾等皆人，非魅也。不幸为妖猴所摄，沉陷坑阱，求死不得。今君能为妾除害，即妾再生之主也，敢不惟

命是听！”问其姓名居址。其一即钱翁之女，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。生虽能除去群妖，然无计以出，愤闷之际，忽有老父数人，不知自何来，皆身被褐裘，长须乌喙，推一白衣者居前，向生列拜曰：“吾等虚星之精，久有此土，近为妖猴所据，力弗能敌，屏避他方，俟其便而图之。不意君能为我扫除仇怨，荡涤凶邪，敢不致谢！”各于袖中出金珠之属，置于生前。生曰：“若等既具神通，何乃见欺于彼，自伏孱劣耶？”白衣者曰：“吾寿止五百岁，彼已八百岁，是以不敌。然吾等居此，与人无害也。功成行满，当得飞游诸天，出入自在耳。非若彼之贪淫肆暴、害人祸物。今其稔恶不已、举族夷灭，盖亦获咎于天，假手于君耳。不然，彼之凶邪，岂君所能制耶？”生曰：“洞名申阳，其义安在？”曰：“猴乃申属，故假之以美名，非吾土之旧号也。”生曰：“此地既为若等故居，予乃世人，误陷于此，但得指引归途，谢物不用也。”曰：“果如是，亦何难哉！但请闭目半晌，即得遂愿。”生如其言，耳畔惟闻疾风暴雨之声。声止，开目，见一大白鼠在前，群鼠如豕者数辈从之，旁穿一穴，达于路口。生挈三女以出，径叩钱翁之门而归焉。翁大惊喜，即纳为婿；其二女之家，亦愿从焉。生一娶三女，富贵赫然，复至其处，求访路口，则丰草乔林，元近如一，元复旧踪焉。

（《剪灯新话》）

太虚司法传

冯大异，名奇，吴、楚之狂士也。恃才傲物，不信鬼神，凡依草附木之妖，惊世而骇俗者，必攘臂当之，至则凌慢毁辱而后已，或火其祠，或沉其像，勇往不顾，以是人亦以胆气许之。

至元丁丑，侨居上蔡之东门。有故之近村，时兵燹之后，荡无人居，黄沙白骨，一望极目。未至而斜日西沉，愁云四起，既无旅店，何以安泊。道旁有一古柏林，即投身而入，倚树少憩。鸱鸮鸣其前，豺狐噪其后。顷之，有群鸦接翅而下，或跂一足而啼，或鼓双翼而舞，叫噪怪恶，循环作阵。复有八九死尸，僵卧左右，阴风飒飒，飞雨骤至，疾雷一声，群尸环起，见大异在树下，踊跃趋附。大异急攀缘上树以避之，群尸绕其下，或啸或詈，或坐或立，相与大言曰：“今夜必取此人！不然，吾属将有咎！”已而云收雨止，月光穿漏，见一夜叉自远而至，头有二角，举体青色，大呼阔步，径至林下，以手撮死尸，摘其头而食之，如啖瓜之状；食讫，饱卧，鼾睡之声动地。大异度不可久留，乘其熟寐，下树迸逸，行不百步，则夜叉已在后矣，舍命而拜，几为所及。遇一废寺，急入投之，东西廊皆倾倒，惟殿上有佛像一躯，其状甚伟。见佛背一穴，大异计穷，窜身入穴，潜于腹中，自谓得所托，可无虞矣。忽闻佛像鼓腹而笑曰：“彼求之而不得，吾不求而自至，今夜好顿点心，不用食斋也！”即振迅而起，其行甚重，将十步许，为门限所碍，蹶然仆地，土木狼藉，胎骨糜碎矣。大异得出，犹大言曰：“胡鬼弄汝公，反自掇其祸！”即出寺而行。遥望野中，灯烛荧煌，诸人揖让而坐。喜甚，弛往赴之。乃至，则皆无头者也，有头者则无一臂，或缺一足。大异不顾而走。诸鬼怒曰：“吾辈方此酣畅，此人大胆，敢来冲窠！正当执之以为脯哉耳。”即踉跄哮吼，或持牛粪而掷，或攫人骨而投，无头者则提头以趁之。前阻一水，大异乱流而渡，诸鬼至水，则不敢越。募及半里，大异回顾，犹闻喧哗之声，靡靡不已。

须臾，月堕，不辨蹊径，失足坠一坑中，其深无底，乃鬼谷也。寒沙眯目，阴气彻骨，群鬼萃焉。有赤发而双角者，绿毛而两翼者，鸟喙而獠牙者，牛头而兽面者，皆身如蓝靛，口吐火焰，见大异至，相贺曰：“仇人至矣！”即以铁钮系其颈，皮绶拴其腰，驱至鬼王之座下，告曰：“此即在世不信鬼神，凌辱吾徒之狂士也。”鬼王怒责之曰：“汝具五体而有知识，岂不闻鬼神之德其盛矣乎？孔子圣人也，犹曰敬而远之。大《易》所谓‘载鬼一车’，《小雅》所谓‘为鬼为蜮’。他如《左传》所纪，晋景之梦，伯有之事，皆是物也。汝为何人，独言其无？吾受汝侮久矣！今幸相遇，吾乌得而甘心焉。”即命众鬼卸其冠裳，加以捶楚，流血淋漓，求死不得，鬼王乃谓之曰：“汝欲调泥成酱乎？汝欲身长三丈乎？”大异念泥岂可为酱，因愿身长三丈。众鬼即捽之于石床之上，如搓粉之状，众手反复而按摩之，不觉渐长，已而扶起，果三丈矣，袅袅如竹竿焉。众笑辱之，呼为“长竿怪”。王又谓之曰：“汝欲煮石成汁乎？汝欲身矮一尺乎？”大异方苦其长，不能自立，即愿身矮一尺。众鬼又驱至石床上，如按面之状，极力一捺，骨节磔磔有声，乃拥之起，果一尺矣，团苾如巨蟹焉。众又笑辱之，呼为“蜃蜃怪”。大异蹒跚于地，不胜其苦。旁有一老鬼，抚掌大笑曰：“足下平日不信鬼怪，今日何故作此形骸？”乃请于众曰：“彼虽无礼，然遭辱亦甚矣，可怜许，请宥之！”即以两手提挈大异而抖擞之，须臾复故。大异求还，诸鬼曰：“汝既到此，不

可徒返，吾等各有一物相赠，所贵人间知有我辈耳。”老鬼曰：“然则，以何物赠之？”一鬼曰：“吾赠以拨云之角。”即以两角置于大异之额，岌然相向。一鬼曰：“吾赠以啸风之嘴。”即以一铁嘴加于其唇，尖锐如鸟喙焉。一鬼曰：“吾赠以朱华之发。”即以赤水染其发，皆鬅髻而上指，其色如火。一鬼曰：“吾赠以碧光之睛。”即以二青珠嵌于其目，湛湛而碧色矣。老鬼遂送之出坑曰：“善自珍重，向者群小溷渎，幸勿记怀也。”

大异虽得出，然而顶拨云之角，戴啸风之嘴，被朱华之发，含碧光之睛，俨然成一奇鬼。到家，妻孥不敢认；出市，众共聚观，以为怪物；小儿则惊啼而逃避。遂闭户不食，愤懣而死。临死，谓其家曰：“我为诸鬼所困，今其死矣！可多以纸笔置柩中，我将讼之于天。数日之内，蔡州有一奇事，是我得理之时也，可沥酒而贺我矣。”言讫而逝。过三日，白昼风雨大作，云雾四塞，雷霆霹雳，声震寰宇，屋瓦皆飞，大木尽拔，经宿始霁。则所堕之坑，陷为一巨泽，弥漫数里，其水皆赤。忽闻柩中作语曰：“讼已得理！诸鬼皆夷灭无遗！天府以吾正直，命为太虚殿司法，职任隆重，不复再来人世矣。”其家祭而葬之，舛蚩之间，如有灵焉。

（《剪灯新话》）

长安夜行录

洪武初，汤公铭之与文公原吉，俱以老成练达、学问渊源，政事文章推重当代。未几而秦邸之国汤公拜右辅，文公拜左辅，随从以行。时天下太平，人物繁庶，关中又汉唐故都，遗迹俱在，二公导翊之暇，惟从容于诗酒中，临眺于山川，访古寻幽，未尝相舍。

一日，文公谓汤公曰：“汉代诸陵，尽在于此。吾徒幸无案牍之劳，且有休退之日，登高能赋，此其时乎？”府僚洛阳巫马斯仁对曰：“长陵、安陵、阳陵、平陵，皆在渭北咸阳原上，高十二丈，百二十七步。惟茂陵在兴平县东北十里，高十四丈，百四十步，其形方正，状类复斗；陵东为卫将军青墓；又稍东为霍去病墓，所谓象祁连山者；西北为公孙弘墓，西一里为李夫人墓；山川雄秀，与他处异。公若欲游，宜先于是。且兴平去此十八里，一日可到。”二公然之，翌日遂往，期仁从焉，时九月二十日也。

暨归，至半途，期仁马乏，追公不及，因缓辔徐行，不觉瞑矣。路遥天黑，将近二更，禽鸟飞鸣，狐兔冲斥，心甚恐，且畏且行。俄而望中隐隐有火光，意谓人家不远，策马以进，至则果民舍也，双户洞开，灯犹未灭。期仁下马，拴于庭树之上，入坐客次，良久寂然，不敢叩门，惟屡警咳使其家知之。少顷，苍头自便户出，问客何来，期人以实告，苍头唯唯而去。未几，主人出，乃一少年，韦布翛然，状貌温粹，揖客与语，言辞简当，问劳而已。茶罢，延入中堂，规制幽雅可爱，花卉芬芳，几席雅洁。坐定，少年呼其妻出拜，视之，国色也，年二十余，靓妆常服，不屑朱铅，往来于香烟烛影中，绰约若仙妹神女。期仁私念彼寻常人，而妻美若此，必怪也，亦不敢问，逡巡，设酒馔，杯豆罗列，虽不甚丰腆，而奇美精致，迥非人间饮食，少年相劝，意甚殷勤。

酒半，夫妻俱起拜曰：“公，贵人，前程远大。某有少愚，欲托公以白于世。”期仁曰：“子夫妇为谁？所愚者何事？”少年曰：“公无恐，当以诚告。某唐人，处此已七百余载，未尝有至此者。今公临降，殆天意欤？某白于世，必矣。”期仁曰：“愿卒闻之。”少年羞赧低回，欲说复止。其妻曰：“何害！我则言之。妾夫开元间长安鬻饼师也，让皇帝为宁王时，建第兴庆坊，吾家适近王邸，妾夫故儒者，知有安、史之祸，隐于饼以自晦；妾亦躬操井臼，涤器当垆，不敢以为耻也。王过，见而悦之，妾夫不能庇其伉俪，遂为所夺，从入邸中，妾即以死自誓。终日不食，竟日不言。王使人开谕百端，莫之顾也。一夕，召妾，托以程姬之疾，获免，如此者月余，王无可奈何，叱遣归家。当时史官既失妾夫妇姓名，不复登载，惟《本事集》云：‘唐宁王宅畔，有卖饼者妻美，王取之经岁，问曰：‘颇忆饼师否？’召之使见，泪下如雨，王悯而还之。’殊不知妾入王宫中，首尾只一月，而谓经岁，妾求死而得出，而谓召之使见；王实未尝问妾，亦未尝召妾夫至也。厚诬若此，何以堪之？而世之骚人墨客有赋《饼师妇吟》，咏妾事者，亦皆逞其才思，过于形容，至有句云：‘当时夫婿轻一诺，金屋茆檐两迢递。’呜呼！回思尔时，事出迫夺，薰天之势，妾夫尚敢喘息耶？今以轻一诺为妾夫罪，岂不冤哉？所谓有愚托公者，此也。”期仁曰：“若尔守义，实为可嘉，正须直笔，以励风俗，而使之昧昧无闻，安得不饮恨于九原，抱痛于百世哉？期仁不敏，滥以文辞称，当为子表而出之。但恐相传已久，胶于见闻，一旦厘正，不免入疑，愿得子姓字，以补史氏之缺，可乎？”少年愀然不乐，曰：

“若显余姓名人间，则负愧无尽矣，非所愿也。”期仁曰：“然则如之何？”少年曰：“乞以前所去者，辩正足矣。”期仁复问曰：“史称宁王明炳机先，因让储副，号称宗英，乃亦为是不道耶？”少年曰：“此是其常态，尚足怪乎？然在当时诸王中，最为读书好学，虽其负恃恩宠，昧于自见，然见余拙妇以礼自持，终不忍犯，其他宗室所为，犹不足道。若岐王进膳，不设几案，令诸妓各捧一器，品尝之；申王遇冷不向火，置两手于妓怀中，须臾间易数人；薛王则刻木为美人，衣之青衣，夜宴则设以执烛，女乐纷纭，歌舞杂遝，其烛又特异，客欲作狂，辄暗如漆，事毕复明，不知其何术也？如此之类，难以悉举，无非穷极奢淫，灭弃礼法，设若堕其手中，宁复得出？则王之贤又不可不知也。”

酒罢，夫妇各赠一诗。其夫诗云：

少年十五十六时，隐身下混屠贩儿，
乍可无营坐晦迹，不说有学行求知。
四时活计看垆鑿，八节欢情对酒后，
紫糖旋泻光滴乳，白面新和软截脂，
大堪纳吉团遮筍，小可弃盘圆叠棋。
火中幻出不亏缺，素手纤纤擎日月；
汉贤逃难亲曾卖，今我和光还自匿；
室中菜妇知同调，窗下儒仲敦高节。
自从结发共糟糠，长能举案共薇蕨。
怡怡伉俪真难保，布服荆钗有人悦。
乐昌明镜一朝分，奉倩寸肠中夜绝。
内家非是少明眸，外舍寒微岂好述？
宝位鸿图既云让，柳姿蒲质底须留？
贫贱只知操井臼，凡庸未解事王侯。
去剑俄然得再合，复流信矣可重收。
愿挥董笔祛疑惑，聊为陈人洗愧羞。

其妻诗曰：

妾家閨闾本寻常，茆屋衡门环堵墙，
辛勤未暇事妆饰，婉婉惟知佩礼章。
前年嫁得东邻子，博学多才贯经史。
致身不愿取功名，鬻饼宁甘溷间里。
朝朝日出肆门开，童子高僧杂遝来，
得钱即已随闭户，促席相看同举杯。
何期忽作韩凭别，赴水坠楼心已决。
红莲到处诘难汗，白璧归来完不缺。
当代豪华久已亡，贞魂万古抱悲伤。
烦公一扫荒唐论，为传梁鸿与孟光。

期仁玩之再四，收拾囊中，少年即命苍头导客东厅就榻。斯须，远寺钟敲，近村鸡唱，曙色熏微，晨光晦霭。开目视之，但见身沾露以犹湿，马吃草而未休，四顾阒然，咸无所睹。乃以诗呈二公，皆加赏异，以为真得唐体，命刻之郡东，以永其传。期仁果以文学升至翰苑，八十九而终，遂符远大之说，汤公后守吉安，屡为人道其详如此云。

(《剪灯余话》

凤尾草记

洪武中，有龙生者本建康人。远祖仕宋为京官，从隆祐孟太后南迁，留家江右，子孙蕃衍，世守诗书。生行第八，六七岁时，长者教以诗，辄能成诵；九龄晓属对，作五、七言绝句诗皆可观，众以聪明许之。生有姑适祖氏者，特爱生，生往来姑家甚熟。祖有异母兄弟，同居各爨。兄歿，惟嫂练氏及二子三女存。长女，次女皆适人，惟幼女经室，绝能姿容，长生三岁。生虽少年，颖敏而驯谨，不好玩弄，且善伺人意，故祖氏一家闻生来，莫不欢喜，女亦视生如弟兄，不复回避。女母闻生姑称生长进好学，深欲婿生，女亦眷眷属目。祖中庭植凤尾一株，已百年，生吟啸其侧，女窥无人，出就生凤尾下，谓生曰：“老母闻令姑说子聪明，欲以我结好，我亦愿为子妻，托令姑主张，第未审子父母之意然否？傥姻缘会合，得为夫妇，虽死无憾！不然，我之嫁人，非商家郎，则耕家子，纵金玉满堂，田连阡陌，不愿也。”生应曰：“得子为配，足慰平生。”因指凤尾誓之曰：“若余事成，开花结子；事若不成，根枯叶死。”誓毕散去。生盘桓祖氏，大小悦之，女尤敬慕焉，尝亲捧茶与生。生取茶回，女戏曰：“茶已吃矣，不患不成。”家人闻之，亦不问也。会生姑与练妯娌参商，阳为怱怱，阴实沮之，故生父母犹豫，女未知也。生以告女曰：“子既未便开亲，我亦不即纳聘，当与老母谋，必得子为妇，然后已。”女家贫，未有缁纁之饰，粉黛之施，而荆钗布裙，略无垢污，下至足缠，亦洁白如雪，兼之赋性和柔，婉婉特甚，机杼之精，剪制之巧，为一族冠；二嫂酷妒之，女不较也。生重其为人，愈有伉俪意。然难得良媒，姑又不力赞，两下迁延，迟迟岁月。生既冠，去事举子业，女家踪迹稀矣。然女念生，未尝去怀，惟母知其情，喻之曰：“吾又遣人往彼，谈汝姻事，早晚当有定议，汝勿煎熬，徒损容貌。”逾时生至，虽住姑家，而意在于女。留数日，二嫂俱归宁，女独纺小楼上。楼下一深巷通后园，巷半砖砌磴道以登，生从园中还，闻女车声，径奔女所。女见生来，喜气溢面，辍纺叙礼，与生对坐，且纺且谈。因以己年庚告生，使生推算，卜其谐否。又与生话家世甚悉。生感其意，口占一诗赠之。诗曰：

曲阑深处一枝花，浓艳何曾识露华？
素质白攒千瓣玉，香肌红映六铢纱。
金铃有意频相护，绣幄无情若见遮；
凭仗东皇须著力，向人开处莫教差。

女不甚读书，识字而已，语生曰：“子宜解说，俾我闻之。”生一一敷绎其义。女笑曰：“他日得侍房帷，子必教我，我虽愚暗，久当能之。”生曰：“妇人女子，偏是聪明，以子慧心，学之易易。”因代为答诗曰：

深谢韶光染色浓，吹开准拟倩东风；
生愁夕露凝珠泪，最怕春寒损玉容。
嫩蕊折时飘蝶粉，芳心破处点猩红；
金盘华屋如堪荐，早入雕阑十二重。

生复缕缕，为详诗意。女曰：“常闻子才调敏捷，今观信然，使我倾仰弥切！”因目生久之，曰：“子精神意气，决非庸人，后当贵显，我欲以蒲柳之质为托者，非有他也。以父早亡，母年渐老，长兄书写公门，次兄陷身吏役，二嫂悍恶，子所深知。但得远离凶犷，获托丝萝，子纵无官，不为命妇，亦不失为士人之妻。万一流落俗子手中，有死而已，惟子念之图之。”

生自初悦其貌，不料其淑懿有识若此，自是拳拳婚议，惟恐蹉跎。俄而女兄果以吏败，家事亦落。生父母无意缔盟，谢而辞之，遂觖望矣。生私作长歌一篇寄焉，歌曰：

我昔正髫年， 笑骑竹马君床边；
手持青梅共君戏，君身似玉颜如莲。
爱我聪明耽笔砚，鸢鸢文章紫骝健。
风鬟雾鬓绀染唇，凤尾丛边几回见。
层楼窈窕洞房深，春纤缕缕抽冰线；
蹇修不来奈若何？罗带同心竟乖愿；
绣襦甲帐隔天涯，未解离魂学张倩；
君知许嫁谁人家！我行射策黄金殿。
回首清河梦寐中，目断巫山泪如霰。

一日，女母留姻戚家，二嫂寻衅，与女大闹。女深处闺阁，性复善良，莫敢出言，又不能骂，然不胜愤。兼之晋约秦盟，遽然断绝，凄凉憔悴，踽踽无聊，是夕竟缢死楼上。母归，哭之恸！手自洗殓，于胸前得一绣囊，密贮杏笺一幅，视之乃生所寄之诗也。母不违其意，仍置棺中。生闻女死，托以省姑，走串焉。至则珠沉璧碎，玉损花飞，将入木矣。生涕泪如雨，悲不能堪，送归葬所，掩圻成坟而归。后数年，生果高科要职，烜赫于时，虽别娶妻妾，意不忘女。常与天师无为张真人论鬼神，偶及女事。真人见生切切，为飞章拔之。载数日，生梦女曰：“妾从辞世，二十余年，阴府查籍，以妾当生三子，寿至六十，数未克终，卒于非命，俾再为女人，了其夙业。而昨蒙真人道力，天符急下，今往河南府洛阳县城胡氏家为男子矣。感君深爱，生死不忘，但恨无以奉报耳。然君方当富贵，位极人臣，福寿丰隆，子孙昌盛。”言讫，拜谢而去，行数步，复回顾云：“郎善自珍，妾永逝矣。”倏然而灭。生既觉，殆无以为怀，遣人往女家视凤尾，枯死已数年矣。生遂作《哀凤尾歌》传于世云：

有草有草名凤尾，仙人种在丹山里；
世间百卉避芳菲，珊瑚宝树差堪比。
髻髻绝似凤凰翎，号以佳名同凤称；
海上行迟珠露湿，洞箫品彻彩云停。
娟娟旋旋犹贞静，琉璃刻叶琅玕柄；
九苞健翮时下来，五色奇文烂相映。
日影照耀晴筛金，盛夏脩脩风满林；
艳阳不作桃李态，晚岁实坚松柏心。
华堂清处摇新翠，曾与飞琼翠阴会；
倚丛未许暂偷香，指树惟期终作配。
那知万事总非真！幽芳淑质俱成尘；
绮檻灵根凋百岁，绣房丽色殒三春；
凤兮偶昨来过此，弄玉台倾凤尾死；
鸳鸯瓦落野棠青，孔雀屏欹土花紫。
感时抚旧恨悠悠，碧羽琼蕤万古休；
败砌颓垣蛰弔月，荒烟老树鸟归秋。
花草重栽春又绽，镜破钗离永分散；
因歌凤尾寓深衷，留与多情后人叹。

(《剪灯余话》)

庄子休鼓盆成大道

富贵五更春梦，功名一片浮云，眼前骨肉亦非真，恩爱翻成仇恨。莫把金枷套颈，

休将玉锁缠身。清心寡欲脱凡尘，快乐风光本分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词，是个劝世之言。要人割断迷情，逍遥自在。且如父子天性，兄弟手足，这是一本连枝，割不断的。儒、释、道，三教虽殊，总抹不得孝弟二字。至于生子生孙，就是下一辈事，十分周全不得了。常言道得好：

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马牛。

若论到夫妇，虽说是红线缠腰，赤绳系足，到底是剜肉粘肤，可离可合。常言又说得好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巴到天明各自飞。

近世人情恶薄，父子兄弟倒也平常，儿孙虽是疼痛，总比不得夫妇之情。他溺的是闺中之爱，听的是枕上之言。多少人被妇人迷惑，做出不孝不弟的事来。这断不是高明之辈。如今说这庄生鼓盆的故事，不是唆人夫妻不睦，只要人辩出贤愚，参破真假。从第一着迷处，把这念头放淡下来。渐渐六根清静，道念滋生，自有受用。昔人看田夫插秧，咏诗四句，大有见解。诗曰：

手把青秧插野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

六根清静方为稻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
语说周末时，有一高贤，姓庄名周，字子休，宋国蒙邑人也。曾仕周为漆园吏。师事一个大圣人，是道教之祖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阳。伯阳生而白发，人都呼为老子。庄生常昼寝，梦为蝴蝶，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，其意甚适。醒来时，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，心甚异之。以后不时有此梦。庄生一日在老子座间讲易之暇，将此梦诉之于师。却是个大圣人，晓得三生来历。向庄生指出夙世因由，那庄生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。天一生水，二生木，木荣花茂，那白蝴蝶采花之精，夺日月之秀，得了气候，长生不死，翅如车轮，后游于瑶池，偷采蟠桃花蕊，被王母娘娘住下守花的青鸾啄死。其神不散，托生于世，做了庄周。因他根器不凡，道心坚固，师事老子，学清静无为之教。今日被老子点破了前生，如梦初醒。自觉两腋风生，有栩栩然蝴蝶之意。把世情荣枯得丧，看做行云流水，一丝不挂。老子知他心下大悟，把道德五千字的秘诀，倾囊而授。庄生嘿嘿诵习修炼，遂能分身隐形，出神变化。从此弃了漆园吏的前程，辞别老子，周游访道。他虽宗清静之教，原不绝夫妇之伦。一连娶过三遍妻房。第一妻，得疾夭亡；第二妻，有过被出；如今说的是第三妻，姓田，乃田齐族中之女。庄生游于齐国。田宗重其人品，以女妻之。那田氏比先前二妻，更有姿色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似神仙。庄生不是好色之徒，却也十分相敬。真个如鱼似水。楚威王闻庄生之贤，遣使持黄金百镒，文锦千端，安车驷马，聘为上相。庄生叹道：“牺牛身被文绣，口食刍菽，见耕牛力作辛苦，自夸其荣。及其迎入太庙，刀俎在前，欲为耕牛不可得也。”遂却之不受。挈妻归宋，隐于曹州之南华山。一日，庄生出游山下，见荒冢累累，叹道：“老少俱无辩，贤愚同所归。”人归冢中，冢中岂能复为人乎？”嗟咨了一回。再行几步，忽见一新坟，封土未乾。一年少妇人，浑身缟素，坐与此冢之傍，手运齐纨素扇，向冢连扇不已。庄生怪而问之：“娘子，冢中所葬何人？为何举扇扇土？必有其故。”那妇人并不起身，运扇如故。口中莺啼燕语，说出几句不通道理的话来。正是：

听时笑破千人口，说出加添一段羞。

那妇人道：“冢中乃妾之拙夫，不幸身亡，埋骨于此。生时与妾相爱，死不能舍。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，直待葬事毕后，坟上乾了，方才可嫁。妾思新筑之土，如何得就乾。因此举扇扇之。”庄生含笑，想到：“这妇人好性急！亏他还说生前相爱。若不相爱的，还要怎么？”乃问道：“娘子，要这新土乾燥极易。因娘子手腕娇软，举扇无力。不才愿替娘子一臂之劳。”那妇人方才起身，深深道个万福：“多谢官人！”双手将素白纨扇，递与庄生。庄生行起道法，举手照冢顶连扇数扇，水气都尽，其土顿乾。妇人笑容可掬，谢道：“有劳官人用力。”将纤手向鬓傍拔下一股银钗，连那纨扇送庄生，钗为相谢。庄生却其银钗，受其纨扇。妇人欣然而去。庄子心下不平。回到家中，坐与草堂，看了纨扇，口中叹出四句：

不是冤家不聚头 冤家相聚几时休？

早知死后无情义 索把生前恩爱勾。

田氏在背后，闻得庄生嗟叹之语，上前相问。那庄生是个有道之士，夫妻之间亦称为先生。田氏道：“先生有何事感叹？此扇从何而得？”庄生将妇人扇冢，要土乾改嫁之言述了一遍。“此扇即扇土之物。因我助力，以此相赠。”田氏听罢，忽发忿然之色，向空中把那妇人“千不贤，万不贤”骂了一顿。对庄生道：“如此薄情之妇，世间少有！”庄生又道出四句：

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欲扇坟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田氏闻言大怒。自古道：“怨废亲，怒废礼。”那田氏怒中之言，不顾体面，向庄生面上一啐，说道：“人类虽同，贤愚不等。你何得轻出此语，将天下妇道家看做一例？却不道歉人带累好人。你却也不怕罪过！”庄生道：“莫要弹空说嘴。假如不幸我庄周死后，你这般如花似玉的年纪，难道捱得过三年五载？”田氏道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”那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茶睡两家床，若不境轮到我身上，这样没廉耻的事，莫说三年五载，就是一世也成不得。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。”庄生道：“难说，难说！”田氏口出詈语道：“有志妇人胜如男子。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，死了一个，又讨一个，出了一个，又纳一个。只道别人也是一般见识。我们妇道家一鞍一马，倒是站得脚头定的。怎么肯把话与他人说，惹后世耻笑。你如今又不死，直恁枉杀了人！”就庄生手中，夺过纨扇，扯得粉碎。庄生道：“不必发怒，只愿得如此争气甚好！”自此无话。

过了几日，庄生忽然得病。日加沉重。田氏在床头，哭哭啼啼。庄生道：“我病势如此，永别只在早晚，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，留得在此，好把与你扇坟！”田氏道：“先生休要多心！妾读书知礼，从一而终，誓无二志。先生若不见信，妾愿死于先生之前，以明心迹。”庄生道：“足见娘子高志。我庄某死亦瞑目。”说罢，气就绝了。田氏抚尸大哭。少不得央及东邻西舍，制备衣衾棺槨殓殮。田氏穿了一身素缟，真个朝朝忧闷，夜夜悲啼。每想着庄生生前恩爱，发痴如醉，寝食俱废。山前山后庄户，也有晓得庄生是个逃名的隐士，来吊孝的，到底不比城市热闹。到了第七日，忽有一年少秀士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俊俏无双，风流第一。穿扮的紫衣玄冠，绣带朱履。带着一个老苍头，自称楚国王孙，向年曾与庄子先生有约，欲拜在门下，今日特来相访。见庄生已死，口称：“可惜！”慌忙脱下色衣，叫苍头于行囊内取出素服穿了，向灵前四拜道：“庄先生，弟子无缘，不得面会侍教，

愿为先生执百日之丧，以尽私淑之情。”说罢，又拜了四拜，洒泪而起。便请田氏相见。田氏初次推辞。王孙道：“古礼，通家朋友，妻妾都不相避，何况小子与庄先生有师弟之约。”田氏只得步出孝堂，与楚王孙相见，叙了寒温。田氏一见楚王孙人才标致，就动了怜爱之心。只恨无由厮近。楚王孙道：“先生虽死，弟子难忘思慕。欲借尊居，暂住百日；一来守先师之丧，二者先师留下有什么著述，小子告借一观，以领遗训。”田氏道：“通家之谊，久住何妨。”当下治饭相款。饭罢，田氏将庄子所著《南华真经》及《老子道德》五千言，和盘托出，献与王孙。王孙殷勤感谢。草堂中间占了灵位。楚王孙在左边厢安顿。田氏每日假以哭灵为由，就左边厢，与王孙攀话。日渐情熟，眉来眼去，情不能己。楚王孙只有五分，那田氏倒有十分，所喜者深山隐僻，就做差了些事，没人传说；所恨者新丧未久，况且女求于男，难以启齿。又捱了几日，约莫有半月了。那婆娘心猿意马，按捺不住。悄地唤老苍头进房，赏以美酒，将好言抚慰。从容问：“你家主人曾婚配否？”老苍头道：“未曾婚配。”婆娘又问道：“你家主人要拣什么样人物才肯婚配？”老苍头带醉道：“我家王孙曾有言，若得你娘子一般丰韵的，他就心满意足。”婆娘道：“果有此话，莫非你说谎？”老苍头道：“老汉一把年纪，怎么说谎？”婆娘道：“我央你老人家为媒说合。若不弃嫌，奴家情愿服事你主人。”老苍头道：“我家主人也曾与老汉说来，道一段好姻缘，只碍师弟二字，恐惹人议论。”婆娘道：“你主人与先夫，原是生前空约，没有北面听教的事，算不得师弟。又且山僻荒居，邻舍罕有，谁人议论！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，教你吃杯喜酒。”老苍头应允。临去时，婆娘又唤转来嘱咐道：“若是说得允时，不论早晚，便来房中，回复奴家一声。奴家在此专等。”老苍头去后，婆娘悬悬而望。孝堂边张了数十遍，恨不能一条细绳缚了那俏俊生后脚扯将人来，搂做一处。将及黄昏，那婆娘等个不耐烦，黑暗里走入孝堂，听左边厢声息。忽然灵座上作响。婆娘吓了一跳，只道亡灵出现。急急走转内室，取灯火来照，原来是老苍头吃醉了，直挺挺的卧于灵座桌上。婆娘又不敢嗔责他，又不敢声唤他，只得回房。捱更捱点，又过了一夜。次日，见老苍头行来步去，并不来回复那话儿。婆娘心下发痒，再唤他进房，问其前事。老苍头道：“不成不成！”婆娘道：“为何不成？莫非不曾将昨夜这些话剖豁明白？”老苍头道：“老汉都说了，我家王孙也说得有理。他道‘娘子容貌，自不必言。未拜师徒，亦可不论。但有三件事未妥，不好回复得娘子。’”婆娘道：“那三件事？”老苍头道：“我家王孙道：‘堂中摆着凶器，我却与娘子行吉礼，心中何忍，且不雅相。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，况且他是个有道德的名贤，我的才学万分不及，恐被娘子轻薄。三来我家行李尚在后边未到，空手到此，聘礼宴席之费，一无所惜。为此三件，所以不成。’”婆娘道：“这三件都不必虑。凶器不是生根的，屋后还有一间破空房，唤几个庄客抬他出去就是。这是一件了。第二件，我先夫那里就是个有道德的名贤！当初不能正家，致有出妻之事，人称其薄德。楚威王慕其虚名，以厚礼聘他为相。他自知才力不胜，逃走在此。前月独行山下，遇一寡妇，将扇扇坟，待坟土干燥，方才嫁人。拙夫就与他调戏，夺他纨扇，替他扇土，将把纨扇带回，是我扯碎了。临死时几日还为他淘了一场气，又什么恩爱！你家主人青年好学，进不可量。况他乃是王孙之贵，奴家亦是田宗之女，门地相当。今日到此，姻缘天合。第三件，聘请宴席之费，奴家做主，谁人要得聘礼！宴席也是小事。奴家更积得私房白金二十两，赠与你主人，做一套新衣

服。你再去道达。若成就时，今夜是合婚吉日，便要成亲。”老苍头收了二十两银子，回复楚王孙。楚王孙只得顺从。老苍头回复了婆娘。那婆娘当时欢天喜地，把孝服除下，重勾粉面，再点朱唇，穿了一套新鲜色衣，叫苍头顾唤近山庄客，扛抬庄生尸柩，停于后面破屋之内。打扫草堂，准备做合婚宴席。有诗为证：

俊俏孤孀别样娇，王孙有意更相挑。

一鞍一马谁人语？今夜思将快婿招。

是夜，那婆娘收拾香房，草堂内摆得灯烛辉煌。楚王孙簪缨袍服，田氏锦袄绣裙，双双立于花烛之下。一对男女，如玉琢金装，美不可说。交拜已毕，千恩万爱的，携手入于洞房。吃了合卺杯，正欲上床解衣就寝。忽然楚王孙眉头双皱，寸步难移，登时倒于地下，双手磨胸，只叫心疼难忍。田氏心爱王孙，顾不得新婚廉耻，近前抱住，替他抚摸，问其所以。王孙痛极不语，口吐涎沫，奄奄欲绝。老苍头慌做一堆。田氏道：“王孙平日曾有此症候否？”老苍头代言：“此症平日常有。或一二年发一次。无药可治。只有一物，用之立效。”田氏急问：“所用何物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太医传一奇方，必得生人脑髓热酒吞之，其痛立止。平日此病举发，老殿下奏过楚王，拨一名死囚来，缚而杀之，取其脑髓。今山中如何可得？其命合休矣！”田氏道：“生人脑髓，必不可致。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么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太医说，凡死未及四十九日者，其脑尚未乾枯，亦可取用。”田氏道：“吾夫方死二十余日，何不断棺而取之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只怕娘子不肯。”田氏道：“我与王孙成其夫妇，妇人以身事夫，自身尚且不惜，何有于将朽之骨乎？即命老苍头扶侍王孙，自己寻了砍柴板斧，右手提斧，左手携灯，往后边破屋中，将灯檠放于棺盖之上，觑定棺头，双手举斧，用力劈去。妇人人家气力单微，如何劈得棺开？有个缘故，那庄周是达生之人，不肯厚殓。桐棺三寸，一斧就劈去了一块木头。再一斧去，棺盖便裂开了。只见庄生从棺内叹口气，推开棺盖，挺身坐起。田氏虽然心狠，终是女流，吓得腿软筋麻，心头乱跳，斧头不觉坠地。庄生叫：“娘子扶我起来。”那婆娘不得已，只得扶庄生出棺。庄生携灯，婆娘随后同进房来。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孙主仆二人，捏两把汗。行一步，反退两步。比及到房中看时，铺设依然灿烂，那主仆二人，阒然不见。婆娘心下虽然暗暗惊疑，却也放下了胆，巧言抵饰，向庄生道：“奴家自你死后，日夕思念。方才听得棺中有声响，想古人中多有还魂之事，望你复活，所以用斧开棺，谢天谢地，果然重生！实乃奴家之万幸也！”庄生道：“多谢娘子厚意。只是一件，娘子守孝未久，为何锦袄绣裙？”婆娘又解释道：“开棺见喜，不敢将凶服冲动，权用锦绣，以取吉兆。”庄生道：“罢了！还有一节，棺木何不放在正寝，却撇在破屋之内；难道也是吉兆！”婆娘无言可答。庄生又见杯盘罗列，也不问其故，教暖酒来饮。庄生放开大量，满饮数觥。那婆娘不达时务，指望煨热老公，重做夫妻，紧握着酒壶，撒桥撒痴，甜言美语，要哄庄生上床同寝。庄生饮得酒大醉，索纸笔写出四句：

从前了却冤家债，你爱之时我不爱。

若重与你做夫妻，怕你斧劈天灵盖。

那婆娘看了这四句诗，羞惭满面，顿口无言。庄生又写出四句：

夫妻百夜有何恩？见了新人忘旧人。

甫得盖棺遭斧劈，如何等待扇乾坟！

庄生又道：“我则教你看两个人。”庄生用手将外面一指，婆娘回头而看，只见楚王孙和老苍头蹶将进来。婆娘吃了一惊。转身不见了庄生；再回头时，连楚王孙主仆都不见了。——那里有什么楚王孙，老苍头，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也。——那婆娘精神恍惚，自觉无颜。解腰间绣带，悬梁自缢，呜呼哀哉！这倒是真死了。庄生见田氏已死，解将下来，就将劈破棺木盛放了他，把瓦盆为乐器，鼓之成韵，倚棺而作歌。歌曰：

大块无心兮，生我与伊。我非伊夫兮，伊非我妻。偶然邂逅兮，一室同居。大限既终兮，有合有离。人之无良兮，生死情移。真情既见兮，不死何为！伊生兮拣择去取，伊死兮还返空虚，伊吊我兮，赠我以巨斧；我吊伊兮，慰伊以歌词。斧声起兮我复活，歌声发兮伊可知！敲碎瓦盆不再鼓，伊是何人我是谁！

庄生歌罢，又吟诗四句：

你死我必埋，我死你必嫁。

我若真个死，一场大笑话！

庄生大笑一声，将瓦盆打碎。取火从草堂放起，屋宇俱焚，连棺木化为灰烬。只有《道德经》，《南华经》不毁。山中有人检取，传流至今。庄生遨游四方，终身不娶。或云：“遇老子于函谷关，相随而去，已得大道成仙矣。”诗云：

杀妻吴起太无知，苟令伤神亦可嗤。

请看庄生鼓盆事，逍遥无碍是吾师。

（《警世恒言》）

灌园叟晚逢仙女

连宵风雨闭柴门，落尽深红只柳存。

欲扫苍苔且停帚，阶前点点是花痕。

这首诗，为惜花而作。

昔唐时有一处士，姓崔，名玄微，平昔好道，不娶妻室，隐于洛东。所居庭院宽敞，遍植花卉竹木。构一室在万花之中，独处于内。童仆都居苑外，无故不得辄入。如此三十余年，足迹不出园门。时值春日，院中花木盛开。玄微日夕徜徉其间。

一夜，风清月朗，不忍舍花而睡。乘着月色，独步花丛中。忽见月影下一青衣，冉冉而来。玄微惊讶道：“这时节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动？”心中虽然怪异，又想道：“且看他到何处去。”那青衣不往东，不往西，径至玄微面前，深深道个万福。玄微还了礼，问道：“女郎是谁家宅眷？因何深夜到此？”那青衣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道：“我家与处士相近。今与女伴过上东门访表姨，欲借处士院中暂憩，不知可否？”玄微见来得奇异，欣然许之。青衣称谢，原从旧路转去。不一时，引一队女子，分花约柳而来，与玄微一一相见。玄微就月下仔细看时，一个个姿容媚丽，体态轻盈，或深或淡，妆束不一。随从女郎，尽皆妖艳。正不知从那里来的。

相见毕，玄微邀进室中，分宾主坐下，开言道：“请问诸位女郎姓氏。今访何姻戚，乃得光降敝园？”一衣绿裳者答道：“妾乃杨氏。”指一穿白的道：“此位李氏。”又指一衣绛服的道：“此位陶氏。”遂逐一指示。最后到一绯衣小女，乃道：“此位姓石，名阿措。我等虽则异姓，俱是同行姊妹。因封家十八姨，数日云欲来相看，不见其至。今夕月色甚佳，故与姊妹们同往候之。二来素蒙处士爱重，妾等顺便相谢。”玄微方待酬答，青衣报道：“封家姨至。”众皆惊喜出迎。玄微闪过半边观看。众女子相见毕，说道：“正要来看十八姨，为主人留坐，不意姨至，足见同心。”各向前致礼。十八姨道：“屡欲来看卿等，俱为使命所阻。今乘闲至此。”众女道：“如此良宵，请姨宽坐，当以一尊为寿。”遂授旨青衣去取。十八姨问道：“此地可坐否？”杨氏道：“主人甚贤，地极清雅。”十八姨道：“主人安在？”玄微趋出相见。举目看十八姨，体态飘逸，言词泠泠，有林下风气。近其傍，不觉寒气侵肌，毛骨竦然。迳入堂中，侍女将桌椅已是安排停当。请十八姨居于上席。众女挨次而坐。玄微未位相陪。

不一时，众青衣取到酒肴，摆设上来，佳肴异果，罗列满案，酒味醇浓，其甘如饴，俱非世人所有。此时月色倍明，室中照耀如同白日。满座芳香，馥馥袭人。宾主酬酢，杯觥交杂。酒至半酣，一红裳女子满斟大觥，送与十八姨，道：“儿有一歌，请为歌之。”歌云：

绛衣披拂露盈盈，淡染胭脂一朵轻。

自恨红颜留不住，莫怨春风道薄情。

歌声清婉，闻者皆凄然。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：“儿亦有一歌。”歌云：

皎洁玉颜胜白雪，况乃当年对芳月。

沉吟不敢怨春风，自叹容华暗消歇。

其音更觉惨切。

那十八姨性颇轻佻，却又好酒。多了几杯，渐渐狂放。听了二歌，乃道：“值此芳辰美景，宾主正欢，何遽作伤心语？歌旨又深刺予，殊为慢客。须

各罚以大觥。当另歌之。”遂手斟一杯递来。酒醉手软，持不甚牢，杯才举起，不想袖在箸上一兜，扑碌的连杯打翻。这酒若翻在别个身上，却也罢了。恰恰里尽泼在阿措身上。阿措年娇貌美，性爱整齐，穿的却是一件大红簇花绯衣。那红衣最忌的是酒，才沾点滴，其色便败。怎经得这一大杯酒？况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，见污了衣服，作色道：“诸姊妹有所求，吾不畏尔！”即起身往外就走。十八姨也怒道：“小女弄酒，敢与吾为抗耶？”亦拂衣而起。众女子留之不住，齐劝道：“阿措年幼，醉后无状，望勿记怀。明日当率来请罪。”相送下阶。十八姨忿忿向东而去。众女子与玄微作别，向花丛中四散行走。

玄微欲观其踪迹，随后送之。步急苔滑，一交跌倒。挣起身来看时，众女子俱不见了。心中想道：“是梦，却又未曾睡卧；若是鬼，又衣裳楚楚，言语历历；是人，如何倏然无影？”胡猜乱想，惊疑不定。回入堂中，桌椅依然摆设，杯盆一毫已无，惟觉余馨满堂。虽异其事，料非祸祟。却也无惧。到次晚，又往花中步玩。见诸女子已在。正劝阿措往十八姨处请罪。阿措怒道：“何必更恳此老媪！有事只求处士足矣。”众皆喜道：“妹言甚善。”齐向玄微道：“吾姊妹皆住处士苑中，每岁多被恶风所挠，居止不安。常求十八姨相庇护。昨阿措误触之，此后应难借力，处士倘肯庇护，当有微报耳。”玄微道：“某有何力得庇诸女？”阿措道：“但求处士每岁元旦，作一朱幡，上图日月五星之文，立于苑东。吾辈则安然无恙矣。今岁已过，请于此月二十一日平旦，微有东风，即立之，可免本日之难。”玄微道：“此乃易事，敢不如命。”齐声谢道：“得蒙处士慨允，必不忘德。”言讫而别。其行甚疾，玄微随之不及。忽一阵香风过处，各失所在。

玄微欲验其事，次日即制办朱幡。候至廿一日，清早起来，果然东风微拂。急将幡竖立苑东。少顷，狂风振地，飞沙走石，自洛南一路，摧林折树，惟苑中繁花不动。玄微方悟诸女皆众花之精也。绯衣名阿措，即安石榴也。封十八姨，乃风神也。到次晚，众女各裹桃李花数斗来谢道：“承处士脱某等大难，无以为报。饵此花英，可延年却老。愿长如此卫护，某等亦可致长生。”玄微依其言服之，果然容颜转少，如三十许人。后得道仙去。有诗为证：

洛中处士爱栽花，历历朱幡绘采茶。

学得餐英堪不老，何须更觅枣如瓜？

列位莫道小子说风神与花精往来，乃是荒唐之语。那九州四海之中，目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不载史册，不见经传，奇奇怪怪，蹊蹊蹊蹊的事，不知有多多少少。就是张华的“博物志”，也不过志其一二；虞世南的行书厨，也包藏不得许多。此等事甚是平常，不足为异。然虽如此，又道是子不语怪，且阁过一边。只那惜花致福，损花折寿，乃见在功德，须不是乱道。列位若不信时，还有一段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的故事，待小子说与列位看官们听。若平日爱花的听了，自然将花分外珍重。内中或有不惜花的，小子就将这话劝他惜花起来。虽不能得道成仙，亦可以消闲遣闷。

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个朝代？何处地方？就在大宋仁宗年间，江南平江府东门外长乐村中。这村离城只有二里之远。村上有个老者，姓秋，名先，原是庄家出身，有数亩田地，一所草房。妈妈水氏已故，别无儿女。

那秋公从幼酷好栽花种果，把田业都弃撇了，专于其事。倘偶觅得种异花，就是拾得珍宝，也没有这般欢喜。随你极紧要的事出外，路上逢着人家

有树花儿，不管他家容不容，便陪着笑脸，捱进去求玩。若平常花木，或家里也在正开，还转身得快；倘然是一种名花，家中没有的。或虽有，已开过了，便将正事撇在半边，依依不舍，永日忘归。人都叫他是“花痴”。或遇见卖花的，有株好花，不论身边有钱无钱，一定要买。无钱时便脱身上衣服去解当。也有卖花的知他癖性，故高其价，也只得忍贵买回。又有那破落户晓得他是爱花的，各处寻觅好花折来，把泥假捏个根儿哄他，少不得也买。有恁般奇事：将来种下，依然肯活。日积月累，遂成了一个大园。

那园周围编竹为篱；篱上交缠蔷薇、茶蘼、木香、刺梅、木槿、棣棠、金雀；篱边撒下蜀葵、凤仙、鸡冠、秋葵、莢粟等种；更有那金萱、百合、剪春罗、前秋罗、满地娇、十样锦、美人蕉、山踯躅、高良姜、白蛱蝶、夜落金钱、缠枝牡丹等类，不可枚举。遇开放之时，烂如锦屏。远篱数步，尽植名花异卉。一花未谢，一花又开。向阳设两扇柴门，门内一条竹径，两边都结柏屏遮护。转过柏屏，便是三间草堂。房虽草覆，却高爽宽敞，窗棂明亮。堂中挂一幅无名小画，设一张白木卧榻。桌凳之类，色色洁净。打扫得地下无纤毫尘垢。堂后精舍数间，卧室在内。那花卉无所不有，十分繁茂。真个四时不谢，八节长春。但是：

梅标清骨，兰挺幽芳。茶呈雅韵，李谢浓妆。杏娇疏雨，菊傲严霜。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国色天香。玉树亭亭阶砌，金莲冉冉池塘。芍药芳姿少比，石榴丽质无双。丹桂飘香月窟，芙蓉冷艳寒江。梨花溶溶夜月，桃花灼灼朝阳。山茶花宝珠称贵，腊梅花馨口方香。海棠花，西府为上；瑞香花，金边最良。玫瑰杜鹃，烂如云锦；绣球郁李，点缀风光。说不尽千般花卉，数不了万种芬芳。

篱门外正对着一个大湖，名为朝天湖，俗名荷花荡。这湖东连吴淞江，西通震泽，南接庞山湖。湖中景致，四时晴雨皆宜。秋先于岸旁堆土作堤，广植桃柳。每至春时，红绿间发，宛如西湖胜景。沿湖遍插芙蓉。湖中种五色莲花。盛开之日，满湖锦云烂熳，香气袭人。小舟荡桨采菱，歌声泠泠。遇斜风微起，偎船竞渡，纵横如飞。柳下渔人，舫船晒网。也有戏鱼的，结网的，醉卧船头的，泅水赌胜的，欢笑之音不绝。那赏莲游人，画船箫管鳞集。至黄昏回棹，灯火万点，间以星影萤光，错落难辨。深秋时，霜风初起，枫叶渐染黄赭。野岸衰柳芙蓉，杂间白苹红蓼，掩映水际。芦草中鸿雁群集，嘹唳干云，哀声动人。隆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六花飞舞，上下一色。那四时景致，言之不尽。有诗为证：

朝天湖畔水连天，不唱渔歌即采莲。

小小茅堂花万种，主人日日对花眠。

按下散言。且说秋先每日清晨起来，扫净花底落叶，汲水逐一灌溉。到晚上又浇一番。若有一花将开，不胜欢跃。或暖壶酒儿，或烹瓯茶儿，向花深作揖，先行浇奠，口称“花千岁”三声，然后坐于其下，浅斟细嚼。酒酣兴到，随意歌啸。身子倦时，就以石为枕，卧在根旁。自半含至盛开未尝暂离。如见日色烘烈，乃把棕拂蘸水沃之，遇着月夜，便连宵不寐；倘值了狂风暴雨，即披蓑顶笠，周行花间检视，遇有欹枝，以竹扶之。虽夜间，还起来巡看几次。若花到谢时，则累日叹息，常至坠泪。又不舍得那些落花，以棕拂轻轻拂来，置于盘中，时尝观玩，直至干枯，装入净瓮。满瓮之日，再用茶酒浇奠，惨然若不忍释，然后亲捧其瓮，深埋长堤之下，谓之“葬花”。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，必以清水再四洗净，然后送入湖中，谓之“浴花”。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。

他也有一段议论，道：“凡花一年止开得一度，四时中只占得一时，一时中又占得数日，他熬过了三时的冷淡，才讨得这数日的风光。看他随风而舞，迎人而笑，如人正当得意之境，忽被摧残，巴此数日甚难，一朝折损甚易。花若能言，岂不嗟叹？况就此数日间，先犹含蕊，后复零残，盛开之时，更无多了。又有蝶攒蜂采，鸟啄虫钻，日炙风吹，雾迷雨打，全仗人去护惜他，却反恣意拗折，于心何忍？且说此花自芽生根，自根生本，强者为干，弱者为枝，一干一枝，不知养成了多少年月。及候至花开，供人清玩，有何不美，定要折他？花一离枝，再不能上枝；枝一去干，再不能附干：如人死不可复生，刑不可复赎。花若能言，敢不悲泣？又想他折花的，不过择其巧干，爱其繁枝，插之瓶中，置之席上，或供宾客片时侑酒之欢，或助婢妾一日梳妆之饰，不思客觞可饱玩于花下，闺妆可借巧于人工。手中折了一枝，树上就少了一枝。今年伐了此干，明年便少了此干。何如延其性命，年年岁岁，玩之无穷乎？还有未开之蕊，随花而去，此蕊竟槁减枝头，与人之童夭何异？又有原非爱玩，趁兴攀折；既折之后，拣择好歹，逢人取讨，即便与之，或随路弃掷，略不顾惜；如人横祸枉死，无处申冤。花若能言，岂不痛恨？”

他有了这段议论，所以生平不折一枝，不伤一蕊。就是别人家园上，他心爱着那一种儿，宁可终日看玩。假饶那花主人，要取一枝一朵来赠他，他连称“罪过”，决然不要，若有旁人要来折花者，只除他不看见罢了。他若见时，就把言语再三劝止。人若不从其言，他情愿低头下拜，代花乞命。人虽叫他是“花痴”，多有可怜他一片诚心，因而住手者。他又深深作揖称谢。又有小厮们要折花卖钱的，他便将钱与之，不教折损。或他不在时，被人折损，他来见了损处，必凄然伤感，取泥封之，谓之“医花”。为这件上，所以自己园中不轻易放人游玩。偶有亲戚邻友来看，难好回时，先将此话讲过，才放进去。又恐秽气触花，只许远观，不容亲近。倘有不达时务的，捉空摘了一花一蕊，那老儿便要面红颈赤，大发喉急。下次就打骂了，也不容进去看了。后来人都晓得了他的性子，就一叶儿也不敢摘动。

大凡茂林深树，便是禽鸟的巢穴。有花果处，越发千百为群。如单食果实，倒还是小事，偏偏只拣花蕊啄伤。惟有秋先却将米谷置于空处饲之；又向禽鸟祈祝。那禽鸟却也有知觉，每日食饱，在花间低飞轻舞，宛转娇啼，并不损一朵花蕊，也不食一个花实。故此产的果品最多，却又大而甘美。每熟时秋先望空祭了花神，然后敢尝。又遍送左近邻家试新。余下的方鬻。一年倒有若干利息。

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，自少至老，五十余年，略无倦怠。筋骨愈觉强健。粗衣淡饭，悠悠自得。有得赢余，就把来周济村中贫乏。自此合村无不敬仰，又呼为“秋公”。他自称为“灌园叟”。有诗为证：

朝灌园兮暮灌园，灌成园上百花鲜。

花开每恨看不足，为爱看园不肯眠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城中有一人姓张，名委，原是个宦家子弟，为人奸狡诡诈，残忍刻薄。恃了势力，专一欺邻吓舍，扎害良善。触着他时，风波立至。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荡产，方才罢手。手下用一般如狼似虎的奴仆，又有几个助恶的无赖子弟，日夜合做一块，到处闯祸生灾，受其害者无数。不想却遇了一个又狠似他的，轻轻捉去，打得个臭死。及至告到官司，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，反问输了。因妆了幌子，自觉无颜，带着了四五个家人，同那一班

恶少，暂在庄上遣闷。那庄正在长乐村中，离秋公不远。

一日早饭后，吃得半酣光景，向村中闲走，不觉来到秋公门首。只见篱上花枝鲜媚，四周树木繁茂，齐道：“这所在倒也幽雅。是那家的？”家人道：“此是种花秋公园上，有名叫做‘花痴’。”张委道：“我常闻得说庄边有什么秋老儿，种得异样好花，原来就住在此。我们何不进去看看？”家人道：“这老儿有些古怪，不许人看的。”张委道：“别人或者不肯，难道我也是这般？快去敲门。”那时园中牡丹盛开，秋公刚刚浇灌完了，正将着一壶酒儿，两碟果品，在花下独酌，自取其乐。饮不上三杯，只听得砰砰敲门响，放下酒杯，走出来开门。一看，见站着五六个人，酒气直冲。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，便拦住门口，问道：“列位有甚事到此？”张委道：“你这老儿，不认得我么？我乃城里有名的张衙内。那边张家庄便是我家的。闻得你园中好花甚多，特来游玩。”秋公道：“告衙内，老汉也没种甚好花，不过是桃李之类，都已谢了。如今并没别样花卉。”张委睁起双眼道：“这老儿恁般可恶！看看花儿，打甚紧，却便回我没有！难道吃了你的？”秋公道：“不是老汉说谎，果然没有。”张委那里肯听，向前叉开手，当胸一拳。秋公站立不牢，踉踉跄跄直撞过半边。众人一齐涌进。秋公见势头凶恶。只得让他进去，把篱门掩上，随着进来，向花下取过酒果，站在旁边。众人看那四边花草甚多，惟有牡丹最盛。那花不是寻常玉楼春之类，乃五种有名异品。那五种：

黄楼子，绿蝴蝶，西瓜穰，舞青猊，大红狮头。

这牡丹乃花中之王，惟洛阳为天下第一，有“姚黄”“魏紫”名色，一本价值五千。你道因何独盛于洛阳？只为昔日，唐朝有个武则天皇后，淫乱无道，宠幸两个官儿，名唤张易之、张昌宗，于冬月之间，要游后苑，写出四句诏来，道：

来朝游上苑，火速报春知。

百花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

不想武则天原是应运之主，百花不敢违旨，一夜发蕊开花。次日驾幸后苑，只见千红万紫，芳菲满目。单有牡丹花有些志气，不肯奉承女主幸臣，要一根叶儿也没有。则天大怒，遂将牡丹花贬于洛阳，故此洛阳牡丹冠于天下。有一只《玉楼春》词，单赞牡丹花的好处。词云：

名花绰约东风里，占断韶花都在此。芳心一片可人怜，春色三分愁雨洗。玉人尽日

恹恹地，猛被笙歌惊破睡。乍临妆镜似娇羞，近日伤春输与你。

那花正种在草堂对面，周围以湖石拦之，四边竖个木架子，上复布幔遮蔽日色。花本高有丈许，最低亦有六七尺。其花大如丹盘，五色灿烂，光华夺目。众人齐赞：“好花！”张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气。秋先极怪的是这节，乃道：“衙内站远些看，莫要上去。”张委恼他不容进来，心下正要寻事；又听了这话，喝道：“你那老儿住在我庄边，难道不晓得张衙内名头么？有恁样好花，故意回说没有，不计较就够了，还要多言！那见得闻一闻就坏了花，你便这般说，我偏要闻！”遂把花逐朵攀下来，一个鼻子凑在花上去嗅。

那秋老在傍，气得敢怒而不敢言。也还道略看一回就去，谁知这厮故意卖弄道：“有恁样好花，如何空过？须把酒来赏玩。”分付家人快去取。秋公见要取酒来赏，更加烦恼，向前道：“所在蜗窄，没有坐处。衙内止看看花儿，酒还到贵庄上去吃。”张委指着地上道：“这地下尽好坐。”秋公道：

“地上齜齜，衙内如何坐得？”张委道：“不打紧，少不得有毡条遮衬。”不一时，酒肴取到，铺下毡条。众人团团围坐，猜拳行令，大呼小叫，十分得意。只有秋公骨笃了嘴，坐在一边。

那张委看见花木茂盛，就起个不良之意，思想要吞占他的。斜着醉眼，向秋公道：“看你这蠢老儿不出，倒会种花！却也可取！赏你一杯酒？”秋公那有好气答他，气忿忿地道：“老汉天性不会饮酒，衙内自请。”张委又道：“你这园可卖么？”秋公见口声来得不好，老大惊讶，答道：“这园是老汉的性命，如何舍得卖！”张委道：“什么性命不性命！卖与我罢了！你若没去处，一发连身归在我家，又不要做别事，单单替我种些花本，可不好么？”众人齐道：“你这老儿好造化！难得衙内恁般看顾！还不快来谢恩！”秋公看见逐步欺负上来，一发气得手足麻软，也不去睬他。张委道：“这老儿可恶！肯不肯，如何不答应？”秋公道：“说过不卖了，怎的只管问？”张委道：“放屁！你若再说句不卖，就写贴儿送到县里去！”秋公气不过，欲要抢白几句，又想一想：“他是有势力的人，却又醉了，怎与他一般样见识？且哄了去再处。”忍着气答道：“衙内纵要买，也须从容一日。岂是一时急骤的事？”众人道：“这话也说得是。就在明日罢。”

此时都已烂醉，齐立起身。家人收拾家火先去。秋公恐怕折花，预先在花边防护。那张委真个走向前，便要踹上湖石去采。秋先扯住道：“衙内，这花虽是微物，但一年间，不知费多少工夫，才开得这几朵。不争折损了，深为可惜。况折去不过一二日就谢了，何苦作这样罪过？”张委喝道：“胡说！有甚罪过？你明日卖了，便是我家之物，就都折尽，与你何干！”把手去推开。秋公揪住，死也不放，道：“衙内便杀了老汉，这花决不与你摘的！”众人道：“这老儿其实可恶！衙内取朵花儿，值什么大事？妆出许多模样！难道怕你就不摘了？”遂齐走上前乱摘。把那老儿急得叫屈连天，舍了张委，拚命去拦阻。扯了东边，顾不得西首。顷刻间，摘了许多。

秋公心疼肉痛，骂道：“你这班贼男女，无事登门，将吾欺负，要这性命何用！”赶向张委身边，撞个满怀，去得势猛，张委又多了几杯酒，把脚不住，翻斤半斗倒。众人都道：“不好了！衙内打坏了！”齐将花撒下，便赶过来要打秋公。内中有一个老成些的，见秋公年纪已老，恐打出事来，劝住众人，扶起张委。张委因跌了这交，羞中转恼。赶上前打得个只蕊不留，撒作遍地，意犹未尽，又向花中践踏一回。可惜好花！正是：

老拳毒手交加下，翠叶娇花一旦休。

好似一番风雨恶，乱红零落没人收。

当下只气得个秋公抢地呼天，满地乱滚。邻家听得秋公园中喧嚷，齐跑进来，看见花枝满地狼藉，众人正在行凶，邻里尽吃一惊，上前劝住。问知其故。内中倒有两三个是张委的租户，齐替秋公陪个不是，虚心冷气，送出篱门。张委道：“你们对那老贼说，好好把园送我，便饶了他！若说半个‘不’字，须教他仔细着！”恨恨而去。

邻里们见张委醉了，只道酒话，不在心上，复身转来，将秋公扶起，坐在阶沿上。那老儿放声号恸。众邻里劝慰了一番，作别出去，与他带上篱门。一路行走，内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，便道：“这老官儿真个忒煞古怪！所以有这样事。也得叫他经一遭儿，警戒下次。”内中又有直道的道：“莫说这没天理的话。自古道‘种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。’那看的但觉好看，赞声‘好花’罢了，怎得知种花的烦难？只这几朵花，正不知费了许多辛苦，

才培值得恁般茂盛，如何怪得他爱惜？”

不题众人。且说秋公不舍得这些残花，走向前，将手去捡起来，看见践踏得凋残零落，尘垢沾污，心中凄惨，又哭道：“花阿！我一生爱护，从不曾损坏一瓣一叶，那知今日遭此大难！”

正哭之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秋公为何恁般痛哭？”秋公回头看时，乃是一个女子，年约二八，姿容美丽，雅淡梳妆，却不认得是谁家之女，乃收泪问道：“小娘子是那家？至此何干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家居在左近。因闻你园中牡丹花茂盛，特来游玩，不想都已谢了。”秋公提起“牡丹”二字，不觉又哭起来。女子道：“你且说有甚苦情，如此啼哭？”秋公将张委打花之事说出。那女子笑道：“原来为此缘故。你可要这花原上枝头么？”秋公道：“小娘子休得取笑。那有落花返枝之理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祖上传得个‘落花返枝’的法术，屡试屡验。”秋公听说，化悲为喜道：“小娘子真个有这法术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怎的不真！”秋公倒身下拜道：“若得小娘子施此妙术，老汉无以为报，但每一种花开，便来相请赏玩。”女子道：“你且莫拜。去取一碗水来。”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，心中又转道：“如何有这样妙法？莫不是见我哭泣，故意取笑？”又想道：“这小娘子从不相认，岂有耍我之理？还是真的。”急舀了一碗清水出来，抬头不见了女子。只见那花都已在枝头，地下并无一瓣遗存。起初每本一色，如今却变做红中间紫，淡内添浓，一本五色俱全，比先更觉鲜妍。有诗为证：

曾闻湘子将花染，又见仙姬会返枝。

信是至诚能动物，愚夫犹自笑花痴。

当下秋公又惊又喜道：“不想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！”只道还在花丛中，放下水，前来作谢。园中团团寻遍，并不见影。乃道：“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？”又想道：“必定还在门口，须上去求他传了这个法儿。”一径赶至门边，那门却又掩着。拽开看时，门首坐着两个老者，就是左近邻家，——一个唤做虞公，一个叫做单老，——在那里看渔人晒网。见秋公出来，齐立起身拱手道：“闻得张衙内在此无理，我们恰在田头，没有来问得。”秋公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受了这班泼男女的呕气。亏着一位小娘子走来，用个妙法，救起许多花朵，不曾谢她一声，径出来了。二位可看见往那一边去的？”二老闻言，惊讶道：“花坏了有甚法儿救得？这女子去几时了？”秋公道：“刚才出来。”二老道：“我们坐在此好一回，并没个人走动，那见什么女子！”秋公听说，心下恍悟道：“恁般说，莫不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？”二老问道：“你且说怎的救起花儿？”秋公将女子之事叙了一遍。二老道：“有如此奇事！待我们去看看。”秋公将门拴上，一齐走至花下看了。连声称异道：“这定然是神仙，凡人那有此法力！”秋公即焚起一炉好香，对天叩谢。二老道：“这也是你平日爱花心诚，所以感动神仙下降。明日索性倒教张衙内这几个泼男女看看，羞杀了他。”秋公道：“莫要，莫要。此等人即如恶犬，远远见了，就该避之，岂可还引他来？”二老道：“这话也有理。”

秋公此时非常欢喜，将先前那瓶酒热将起来，留二老在花下玩赏，至晚而别。二老回去一传，合村人都晓得。明日俱要来看，还恐秋公不许。谁知秋公原是意思的人，因见神仙下降，遂有出世之念，一夜不寐，坐在花下存想。想至张委这事，忽地开悟道：“这皆是我平日心胸褊窄，故外侮得至。若神仙汪洋度量，无所不容，安得有此！”至次早将园门大开，任人来看。先有几个进来打探，见秋公对花而坐，但分付道：“任凭列位观看，切莫要

采便了。”众人得了这话，互相传开。那村中男子妇女，无有不至。

按下此处。且说张委至次早，对众人道：“昨日反被那老贼撞了一交；难道轻恕不成！如今再去要他这园。不肯时，多教些人从，将花木尽打个稀烂，方出这气！”众人道：“这园在衙内庄边，不怕他不肯。只是不该把花都打坏，还留几朵，后日看看便是。”张委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少不得来年又发。我们快去，莫要使他停留长智。”

众人一齐起身，出得庄来，就有人说秋公园上神仙下降，打下的花，原都上了枝头，却又变做五色。张委不信道：“这老贼有何好处，能感神仙下降？况且不前不后，刚刚我们打坏，神仙就来，难道这神仙是养家的不成？一定是怕我们又去，故此谄这话来，央人传说，见得他有神仙护卫，使我们不摆布他。”众人道：“衙内之言极是。”

顷刻到了园门口，见两扇柴门大开，往来男女，络绎不绝，都是一般说话。众人道：“原来真有这等事！”张委道：“莫管他！就是神仙见坐着，这园少不得要的！”湾湾曲曲，转到草堂前看时，果然话不虚传。这花却也奇怪：见人来看，姿态愈艳，光采倍生，如对人笑一般。

张委心中虽十分惊讶，那吞占念头全然不改。看了一回，忽地又起一个恶念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们且去！”齐出了园门。众人问道：“衙内如何不与他要园？”张委道：“我想得个好计在此，不消与他说得，这园明日就归于我！”众人道：“衙内有何妙策？”张委道：“见今贝州王则谋反。专行妖术。枢密府行下文书。普天下军州严禁左道，捕缉妖人。本府见出三千贯赏钱，募人出首。我明日就将落花上枝为由，教张霸到府，首他以妖术惑人。这个老儿熬刑不过，自然招承下狱。这园必定官卖。那时谁个敢买他的？少不得让与我。还有三千贯赏钱哩！”众人道：“衙内好计！事不宜迟，就去打点起来。”当时即进城写下首状。次早，教张霸到平江府出首。这张霸是张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，衙门情熟，故此用他。

大尹正在缉访妖人，听说此事，合村男女都见的，不由不信。即差缉捕使臣，带领几个做公的，押张霸作眼，前去捕获。张委将银布置停当，让张霸与缉捕使臣先行，自己与众子弟随后也来。缉捕使臣一径到秋公园上。那老儿还道是看花的，不以为意。众人发一声喊，赶上前一索捆翻。秋公吃这一吓不小。问道：“老汉有何罪犯？望列位说个明白。”众人口口声声骂做妖人反贼，不由分说拥出门来。邻里看见，无不失惊，齐上前询问。缉捕使臣道：“你们还要问么？他所犯的事也不小，只怕连村上人都有分哩！”那些愚民，被这大话一吓，心中害怕，尽皆洋洋走开，惟恐累及。只有虞公单老，同几个平日与秋公相厚的，远远跟来观看。

且说张委俟秋公去后，便与众弟子来锁园门；恐还有人在内，又检点一遍，将门锁上。随后赶至府前。缉捕使臣已将秋公解进，跪在月台上。见旁边又跪着一人，却不认得是谁。那些狱卒都得了张委银子，已备下诸般刑具伺候。大尹喝道：“你是何处妖人，敢在此地方上将妖术煽惑百姓？有几多党羽？从实招来！”秋公闻言，恰如黑暗中闻个火炮，正不知从何处起的；禀道：“小人家世住于长乐村中，并非别处妖人，也不晓得什么妖术。”大尹道：“前日你用妖术，使落花上枝，还敢抵赖！”

秋公见说到花上，情知是张委的缘故。即将张委要占园打花，并仙女下降之事，细诉一遍。不想那大尹性是偏执的，那里肯信，乃笑道：“多少慕仙的，修行至老，尚不能得遇神仙，岂有因你哭花，仙就肯来？即来了，也

必定留个名儿，使人晓得，如何又不别而去？这样话哄那个！不消说得，定然是个妖人！快夹起来！”狱卒们齐声答应，如狼虎一般，蜂拥上来，揪翻秋公，扯腿拽脚。刚要上刑，不想大尹忽然一个头晕，险些儿跌下公座。自觉头目森森，坐身不住。分付上了枷杻，发下狱中监禁，明日再审。

狱卒押着，秋公一路哭泣出来。看见张委道：“张衙内，我与你前日无怨，往日无仇，如何下此毒手，害我性命！”张委也不答应，同了张霸，和那一班恶少，转身就走。虞公单老接着秋公，问知其细，乃道：“有这等冤枉的事！不打紧，明日同合村人具张连名保结，管你无事。”秋公哭道：“但愿得如此便好！”狱卒喝道：“这死囚还不走，只管哭什么！”

秋公含着眼泪进狱。邻里又寻些酒食，送至门上。那狱卒谁个拿与他吃，竟接来自去受用。到夜间将他上了囚床，就如活死人一般，手足不能少展，心中苦楚，想道：“不知那位神仙，救了这花，却又被那厮借此陷害。神仙呵！你若怜我秋先，亦来救拔性命！情愿弃家入道。”

一头正想，只见前日那仙女冉冉而至。秋公急叫道：“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则个！”仙女笑道：“当欲脱离苦厄么？”上前把手一指，那枷杻纷纷自落。秋先爬起来，向前叩头道：“请问大仙姓氏？”仙女道：“吾乃瑶池王母座下司花女，怜汝惜花至诚，故令诸花返本。不意反资奸人谗口。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灾。明日当脱。张委损花害人，花神奏闻上帝，已夺其算。助恶党羽，俱降大灾。当宜笃志修行。数年之后，吾当度汝。”秋先又叩首道：“请问上仙修行之道。”仙子道：“修仙径路甚多，须认本源。汝原以惜花有功，今亦当以花成道。汝但饵百花，自能身轻飞举。”遂教其服食之法。

秋先稽首叩谢起来，便不见了仙子。抬头观看，却在狱墙之上，以手招道：“汝亦上来，随我出去，随我出去。”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回，还只到得半墙，甚觉吃力。渐渐至顶，忽听得下边一棒锣声，喊道：“妖人走了！快拿下！”秋公心下惊慌，手酥脚软，倒撞下来，撒然惊觉，元在囚床之上。想起梦中言语，历历分明，料必无事，心中稍宽。正是

但存方寸无私曲，料得神明有主张。

且说张委见大尹已认做妖人，不胜欢喜，乃道：“这老儿许多清奇古怪，今夜且请在囚床上受用一夜，让这园儿与我们乐罢！”众人都道：“前日还是那老儿之物，未曾尽兴。今日是大爷的了，须要尽情欢赏。”张委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一齐出城，教家人整备酒肴，径至秋公园上，开门进去。那邻里看见是张委，心下虽然不平，却又惧怕，谁敢多口。

且说张委同众子弟走至草堂前，只见牡丹枝头一朵不存，原如前日打下时一般，纵横满地。众人都称：“奇怪”。张委道：“看起来这老贼果系有妖法的；不然，如何半日上倏尔又变了？难道也是神仙打的？”有一个子弟道：“他晓得衙内要赏花，故意弄这法儿来吓我们。”张委道：“他便弄这法儿，我们就赏落花！”当下依原铺设毡条，席地而坐，放开怀抱恣饮。也把两瓶酒赏张霸，到一边去吃。看看饮至月色挫西，俱有半酣之意，忽地起一阵大风。那风好利害：

善聚庭前草，能开水上萍。

腥闻群虎啸，响合万松声。

那阵风，却把地下这些花朵吹得都直竖起来，眨眼间，俱变做一尺来长的女子。众人大惊，齐叫道：“怪哉！”言还未毕，那些女子迎风一幌，尽已长大，一个个姿容美丽，衣服华艳，团团立做一大堆。众人因见恁般标致，

通看呆了。内中一个红衣女子，却又说起话来道：“吾姊妹居此数十余年，深蒙秋公珍重护惜，何意蓦遭狂奴，俗气熏炽，毒手摧残，复又诬陷秋公，谋吞此地！今仇在目前，吾姊妹易不戮力击之，上报知己之恩，下雪摧残之耻，不亦可乎？”众女郎齐声道：“阿妹之言有理。须速下手，毋使潜遁。”说罢，一齐举袖扑来。那袖似有数尺之长，如风翻乱飘，冷气入骨，众人齐叫“有鬼！”撒下家伙，望外乱跑。彼此各不相顾。也有被石块打脚的，也有被树枝抓翻的，也有跌而复起，起而复跌的，乱了多时，方才收脚。点检人数都在，单不见了张委、张霸二人。

此时风已定了，天色已昏。这班子弟各自回家，恰像捡得性命一般，抱头鼠窜而去。家人们喘息定了，唤几个生力庄客，点起火把复身去找寻。直到园上，只听得大梅树下有呻吟之声。举火看时，却是张霸，被梅根绊倒，跌破了头，挣扎不起。庄客着两个先扶张霸归去。众人周园走了一遍，但见静悄悄的万籁无声。牡丹棚下繁花如故，并无零落。草堂中杯盘狼藉，残羹淋漓。众人莫不吐舌称奇。一面收拾家伙，一面重复照看。这园子又不多大，三回五转，毫无踪影，难道是大风吹去了？女鬼吃去了？正不知躲在那里。延捱了一会，无可奈何，只索回去过夜，再作计较。

方欲出门，只见门外又有一伙人，提着行灯进来。不是别人，却是虞公单老，闻知众人遇鬼之事，又闻说不见了张委，在园上找寻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合着三邻四舍，进园观看。问明了众庄客，方知此事果真。二老惊讶不已。教众庄客，“且莫回去，老汉们同列位还去找寻一遍。”众人又细细照看了一回，正是兴尽而归，叹了口气，齐出园门。二老道：“列位今晚不来了么？老汉们告过，要把园门落锁。没人看守得，也是我们邻里的干系。”此时庄客们蛇无头而不行，已不似先前声势了，答应道：“但凭，但凭。”

两边人待要散，只见一个庄客在东边墙脚下，叫道：“大爷有了！”众人蜂拥而前。庄客指道：“那槐枝上挂的，不是大爷的软翅纱巾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即有了巾帨，人也只在左近。”沿墙照去，不多几步，只叫得声“苦也！”

原来东角转弯处有个粪窖，窖中一人，两脚朝天，不歪不斜，刚刚倒插在內。庄客认得鞋袜衣服，正是张委。顾不得臭秽，只得上前打捞起来。虞单二老暗暗念佛，和邻舍们自回。众庄客抬了张委，在湖边洗净。先有人报去庄上。合家大小，哭哭啼啼，准备棺衣入殓，不在话下。其夜张霸破头伤重，五更时亦死。此乃作恶的见报。正是：

两个凶人离世界，一双恶鬼赴阴司。

次日，大尹病愈升堂，正欲吊审秋公之事，只见公差禀道：“原告张霸，同家长张委，昨晚都死了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大尹大惊，不信有此异事。须臾间，又见里老乡民，共有百十人，连名具呈前事。诉说秋公平日惜花行善，并非妖人。张委设谋陷害，神道报应，前后事情，细细分割。

大尹因昨日头晕一事，亦疑其枉。到此心下豁然。还喜得不曾用刑。即于狱中吊出秋公，当堂释放。又给印信告示，与他园门张挂，不许闲人侵损他花木。众人叩谢出府。秋公向邻里作谢，一路同了虞单二老，开了园门，同秋公进去。秋公见牡丹繁盛如初，伤感不已。众人治酒与秋公压惊。秋公又答席。一连吃了数日酒席。

闲话休题。自此以后，秋公日饵百花，渐渐习惯，遂谢绝了烟火之物。所鬻果实之资，悉皆布施。不数年间，鬓发更黑，颜色转如童子。

一日正值八月十五日，丽日当天，万里无瑕。秋公正在花下跌坐，忽然祥风微拂，彩云如蒸，空中音乐嘹亮，异香扑鼻，青鸾白鹤，盘旋翔舞，渐至庭前。云中正立着司花女，两边幡幡宝盖，仙女数人各奏乐器。秋公看见，扑翻身便拜。司花女道：“秋先，汝功行圆满，吾已奏闻上帝，有旨封汝为护花使者，专管人间百花，令汝拔宅上升。但有爱花惜花的，加之以福；残花毁花的，降之以灾。”秋公向空叩首谢恩讫，随着众仙登云。草堂花木，一齐冉冉升起，向南而去。虞公、单老和那合村之人都看见的，一齐下拜，还见秋公在云中举手谢众人，良久方没。此地遂改名“升仙里”，又谓之“惜花村”。云：

园公一片惜花心，得感仙姬下界临。

草木同升随拔宅，淮南不用炼黄金。

（《醒世恒言》）

